

中国点读生命丛书

Yang Qi  
人体  
&  
阳气  
与  
疾病  
Diseases

对话大医 李可

田原著



他是《思考中医》作者刘力红的老师  
他曾治愈两万多例被医院宣判死刑的绝症患者  
一个隐逸的神奇老人由大山走向市井 为您破解人体阳气与疾病之谜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医点亮生命 丛书

YangQ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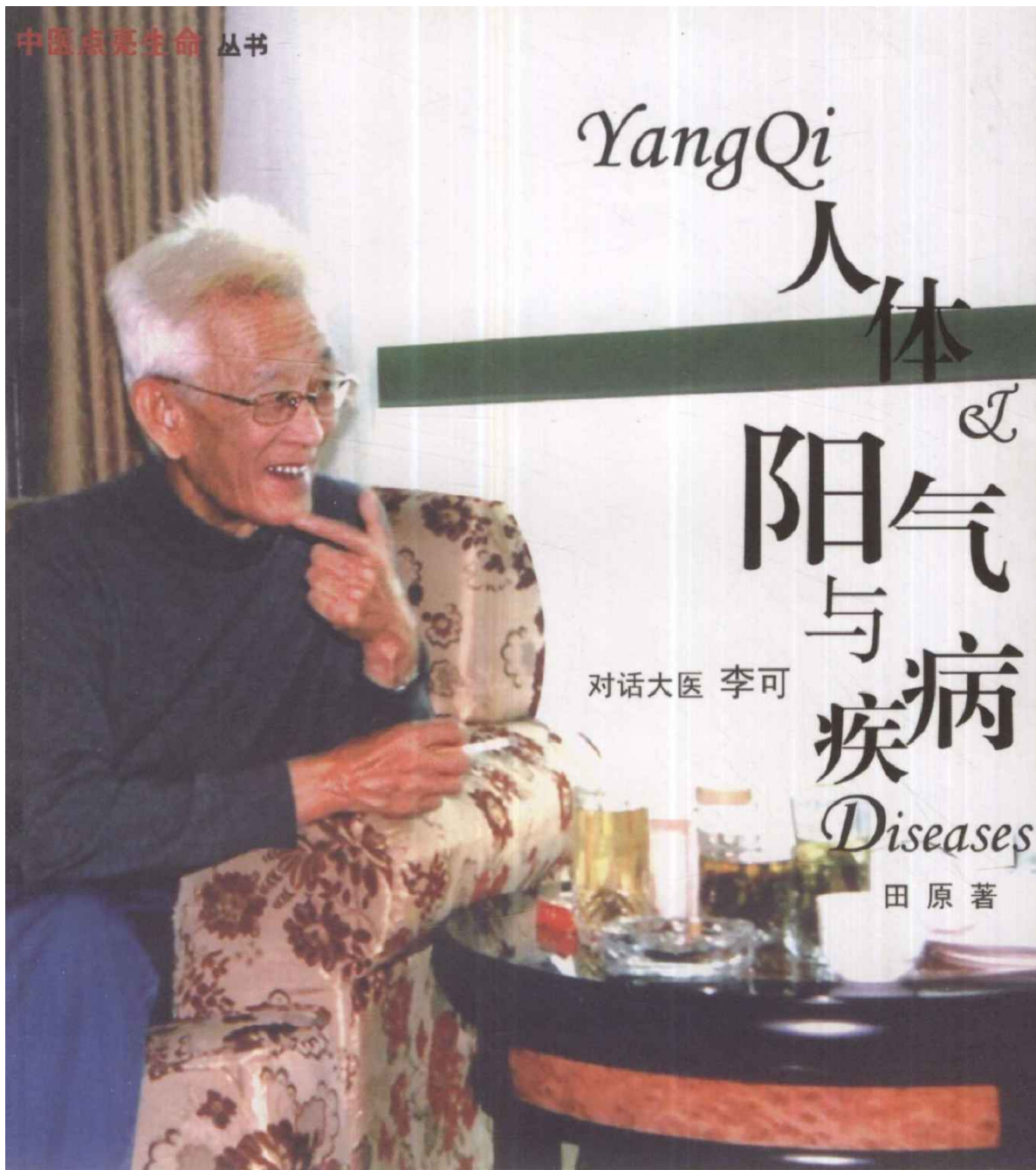
人体

&  
阳气  
与  
疾病

对话大医 李可

Diseases

田原著



他是《思考中医》作者刘力红的老师  
他曾治愈两万多例被医院宣判死刑的绝症患者  
一个隐逸的神奇老人由大山走向市井 为您破解人体阳气与疾病之谜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医点亮生命 丛书**

第一辑

**生活处处有中医**

对话著名中医学家樊正伦

**人体阳气与疾病**

对话大医李可

**你的眼睛还好吗**

对话中医眼科名家沙凤桐

**现在女人那些事儿**

对话中医妇科名家柴嵩岩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好书推荐：

中华中医名流

21 世纪中医现场

圆运动的古中医学

名老中医之路

求医不如求己

希波克拉底文集

扶阳讲记

中医点亮生命 丛书

# 人体阳气与疾病

对话大医李可

田原 著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体阳气与疾病：对话大医李可/田原著.-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8.3 （2016.4重印）

ISBN 978-7-80231-403-0

I.人... II.田... III.中医学—基本知识IV.R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29969号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28号易亨大厦1608

邮政编码 100013

传真 64405750

三河西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880×1230 1/32 印张7.25 字数150千字

2008年3月第1版 2016年4月第12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80231-403-0

\*

定价：26.00元

网址 [www.cptcm.com](http://www.cptcm.com)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出版部调换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社长热线 010 64405720

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 64065415 010 84042153

书店网址 [csln.net/qksd/](http://csln.net/qksd/)

# 中医点亮生命 丛书 编委会

主编 王国辰

编委 王国辰

张年顺

范吉平

田 原

赵中月

# 目 录

中医点亮生命 丛书 编委会

写在前面的话

李可简介

李可外传

对话大医李可

现代化家家吹空调 伤阳气人人亚健康

中医里没有高血压 老中医点醒迷糊人

人体内阳气是将军 十胖人九个是虚证

阳气虚结块成肿瘤 急化疗病人丢性命

中医西化先做CT 大毒之药反救性命

学医切忌死记硬背 滋阴降火性命不保

诸病皆是元气受损 生死关头救阳为急

偶下重药起死回生 中药奇效全在剂量

刘力红率众尝毒药 抓方子公安先签字

细辛致命已成往事 续命煮散妙治中风



打电话隔空治重症 救心汤挽回老太命  
乌头汤巧治风心病 小青龙妙解肺心病  
建国初中医现代化 受委屈狱里学中医  
道不同中西怎结合 叹中医何时有人  
补肾虚金匱肾气丸 养长寿就喝四逆汤  
点破天机再谈阳气 美眉骤减四十四斤  
入医门先读彭子益 急重症中医是强项  
把脉先学浮沉迟数 生死关头要辨阴阳

随笔一：素描李可

随笔二：逐“阳”息居

《李可老中医急危重症疑难病经验专辑》自序

破格救心汤救治心衰实录

《李可老中医急危重症疑难病经验专辑》“求书吧”

实用36条：李可经验语录

# 写在前面的话

毫无疑问，每个人的生命都需要健康的庇护，但仅有愿望是不够的，健康需要你有内在智慧的支撑，不妨问一下自己：你拥有这种智慧吗？

曾经，中医失去语言的时刻，造物都为之黯然神伤。

曾经，我们把健康的维系全部寄托在高度发达的现代科技手段上，就像相信上帝一样，但是世道如今，上帝都已经自身难保，又如何顾及人类？人类已形同弃儿一般，何以寻觅健康与心灵家园？如果说，现代化了的生活，拓宽了我们更多的情景体验，滋生了更多的感官欲求，同时也让我们内里有了更多不安的精神孔洞.....

让我们回归自然，回归生活的原本状态吧，回归“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朴素规律，与天地同幻化，与自然同声气的自在情境，重新识得四季流转，天时地利，鸟语花言，木性草味；三根手指读懂五脏六腑七情，几道药材祛邪扶正平阴秘阳，一根银针通调气血缓急，一套太极导引舒筋活络，一锅绿豆汤得解食物中毒，一撮灶心土得化水土不服，一杯花苞水得舒解抑郁，一道屏风阻转了穿堂邪风.....

我们追求这种与天地心心相印的生活。

只是，你开悟了没有？

悟字，心字加我字组成，那么，只要你用心阅读本书，相信您会得到光明再现、豁然开悟的惊喜感觉。出版这套小书，也就是把我们觉悟中医的心得，献给读者，尤其是献给青年读者，为此，我们请出诸多中医名家，帮助大家了解中医与生活的关系，中医所说的阳气与我们人体疾病的关系，现代生活与我们眼球疾病的关系，以及当下女性诸多的身心健康问题，等等。

悟中医即是悟生活，只是，你要用心去悟。

中医是一种介质，在于它始终都被一种沉着的心情所累积，直到被疼痛所焕发。中医一向远离我们的视觉经验，并被化合作用所隔断，但是她又一直以细节的形式与我们若即若离，有时浮上词语的表面，制造阅读障碍，并以高深莫测的表情，让我们敬而远之，如同对待远方的异客。

其实，是我们被异化了。我们的感官，直觉，意识，都被异质的事物所壅塞了。实在怨不得中医。

我们一直在现代化的路上走得好远，好累，弄得身心俱疲，而又求诉无门，蓦然回首，才发现，中医始终不声不响地陪伴在我们身边，就像痴情的爱侣，不离不弃，关怀备至，只是在于我们不懂得这种关怀。

举手投箸之间，行走坐卧之间，饮食男女之间，哪里离得开中医？也由于脱离了中医的扶助，我们才病疴丛生，辗转于生、冷、硬的仪器与化合物之间，才体察到中医的体恤与温暖。

可能，想起中医药，眼前就会掠过一些陈旧颜色，浑沌的流体气息，或者是令人不快的残渣类的物质，会想到古画中的苍老人物，千年不变的仪式化的诊脉过程，以及时光倒流的经验错觉，但是，我要告诉你：这只是表面，只是印象。撬开中医药那些板结的概念，擦净那些早被用旧了的词语，你会从中发现被遮蔽的本质之辉；我们的心性一直被实体遮蔽着，身体关窍始终安然的、以缝隙的形式、都在等待你的目光照明，那么，就让我们敞开心性吧，去聆听造物之语，于敞开之际偕同本质共同抵达存在的澄明之境。

春天来临，北京的街头五色盛开，那日在地铁看到一位时尚女孩，T恤衫的前胸位置印着一行字母：SPLENDID INSIDE，不妨借用过来，大意是：好看的在里边。

编者 2008年3月



他是《思考中医》作者刘力红的老师  
50多年来奔走于乡土为民解危治病  
他曾治愈十几万例重症患者  
其中有两万多例是被医院宣判死刑的绝症患者  
逆转阴阳 起死回生  
一个隐逸的神奇老人由大山走向市井  
为您破解人体阳气与疾病之谜

# 李可简介

李可，山西灵石人，生于1930年，毕业于西北艺专文学部。逆境学医，经全省统考获中医大专学历，曾任灵石县中医院院长，全国民间医药学术研究专家委员会委员，特邀研究员，香港中医药报医学顾问，致力于中医临床与研究52年，尤擅长以重剂救治重危急症，才识超绝，医术精湛，并自拟处方三十多首，是我国当代中医界独具特色的临床大家。

著有《李可老中医急危重症疑难病经验专辑》，记录了李老有关内科、小儿科、妇科、外科、泌尿科等各科急危重症疑难病的珍贵的治疗经验。书中所载“破格救心汤”曾成功治愈千余例重症心衰病人。

李可先生的执着精神，以及他把中医药学的发展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的赤诚之心，在中医界受到很高赞誉，国医大师邓铁涛先生专门为李可题词——“李可老中医是中医的脊梁”，“振兴中医须要有万千个像李可院长那样能用中医药治疗急危重症、疑难病症的人才。”

多年来坚持义务诊病，创造出诸多起死回生的奇迹。深受广大患者爱戴。

# 李可外传

姓名：李可

祖籍：山西省灵石县

年龄：78

特征：三根把脉的手指长年微弯

爱好：吸烟

武器：附子、细辛等“毒药”

绝技：给将死之人喂“毒”，有起死回生之效理想：中医复兴时代来临

著作：《李可老中医急危重症疑难病经验专辑》（已脱销）

语录：生死关头救阳为急

阳虚之人十之八九

阴虚之人百不见一

2006年之前，说起李可这个名字，篮球迷们第一想到的会是CBA的那个帅帅的，又高大又威猛，一个灌篮就激起无数MM尖叫与恍惚的人；2006年之后，发达的网络世界多了一位李可，他已近耄耋之年，身形矮小清瘦，一头银色的白发，倔强地竖着，一本《李可老中医急危重症疑难病经验专辑》，给中医学界带来了一次小地震，没有尖叫，喝彩的掌声却热烈地响起在每个有他的地方。

—

为啥这么有影响力？且看：

有句歇后语：打开棺材治好病——起死回生。这么有才的一句话，在现代人的眼里却被打上一个宇宙无敌超级大问号，起死回生？除非遇到的是神仙。迷茫，李可真的是凡人，但又真的能起死回生，特别是重症心衰的病人，往他那儿一放，您就等着带个大活人回去吧。

AND，在他手里救回来的病人，都必须和一种毒药打交道，这毒药就是传说中的附子。

俺不知道您对附子了解有多少，估且介绍一下，去年，一部《满城尽带黄金甲》金光灿灿，差点把观众的眼睛闪花，里面皇帝给皇后下了剧毒川乌头，真够恶毒！而这附子呢，刚好跟乌头是一母所生，乌头四月采，附子八月采，附子就长在乌头的边边上，一小粒一小粒的，既然是同母所生，要毒必须一起毒。乌头能送人归西，附子同样能，根据现代检验结果，15克附子就可以毒死一头牛。牛啊，那玩意儿老大了，你说那老大的小动物都能毒死，要是给人吃上，请各位发挥一下无穷的想象力.....

你想的是什么样的结果呢？是不是一个人正口吐白沫儿地在地上抽抽，马上要到阎王爷那儿报到去了？非也。中药的毒不是绝对意义上的，用错了，它能杀人，用对了，那是救人的仙丹。俺就敢这么说，全世界能把附子用明白的也没几个人，李可，是个中高手。15克？在他眼里，那点儿玩意嘛用不顶，他常常给一个病人一付药用到200克以上的附子，他每个月开出的附子按吨计算.....

一个能起死回生的大夫，一个用大毒救命的大夫，俺不禁要崇拜地称呼他老人家为辣手神医。酷！



50多年的行医生涯，几乎每一个送到他这的病人，都是被西医放弃的。李老用附子，将十几万例病人从勾魂使者的手里给抢了回来，这样庞大的数字，常让首次听到的人掉了下巴，更气的阎王爷他老人家每天举目望天，振臂直呼：苍天啊，你咋把这么个人送到凡间去了呢，我郁闷啊！

是啊，老天爷是怎么把李可送来的呢？这话要从50年前说起。

## 二

1953年，对于国人来说，那是相当幸福的年代，每天都沉浸在对充实的劳动生活和对未来的美好憧憬中，但是大家好并不一定就全都好，至少当时的李可并不好。1953年，李可23岁，正是一个小伙子最阳光的岁月，那个时代当然没有电影院、DISCO加酒吧。16岁从军的



李可，怀揣着西北全境解放的兴奋转到地方工作，并准备在新的工作环境中“与时俱进”时，老天爷就给扔下了第一个考验的炸弹，天将降大任，必先投入监狱，于是，李可蒙冤入狱。公安部门派人来抓他那天，阳光灿烂，听到有人敲门，李可放下手边的活儿，刚把门打开，门外的人就挤了进来，二话不说给李可扣上手铐。还没反应过来的李可，就这么愣着神儿，被带走了。审问环节是必须有的，审问后，李可就跟800多年前的前辈岳飞一样，莫须有，而后关押。李可太倔強了，眼泪是不属于他的东西，但是他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要为一件不存在的事情赎罪。现在，当有人问起那段过往时，李可已经淡然了，只是摇摇手，说：没有意思。

别的犯人挤在一起嘀嘀咕咕时，李可就一个人坐在窗子下面，看着高处那个唯有松鼠才能穿过的小洞发呆，黑乎乎的房间，只有那里，还有一点阳光。偶而一只鸽子停在窗台上，片刻，再飞向天空，那种自由，李可已经没有了，为什么会这样？他永远想不通。如果他也有翅膀，那.....

喂，想什么呢？耿直、倔強的李可当然不会演出50年代版本的“越狱”，请各位看官不要太期待。

两年多的监狱生活，不像《监狱风云》那样刺激、多变。狱里的生活是灰色的，平淡、没有波澜，狱友们每天最大的爱好是谈论过去的伟大事迹。最特别的，是一位老中医，也是他跟李可有缘，偏偏选在这样的地方相见。两年零七个月，老中医每天跟李可讲自己的祖辈是怎样看病的，家里传下的方子治好了多少人的病，慢慢地，他们开始谈一些医学著作。枯燥的生活中，中医像是一颗从天而降的石子，投进了湖心，激得水面一圈儿又一圈儿，再也不平静了。

李可无法满足于只是听了，他开始托人从外面把老中医告诉他的书一本本带进来，白天，就着窗口那一点光亮一页页翻看，晚上，就把背下来的内容放在心里一篇篇咀嚼，有不懂的地方就跟老中医请教。《黄帝内经》、《伤寒论》以及各种21世纪已经绝种的传统医书，李可都几近痴狂地读着，理解着。随着吸收的知识越来越多，请教变成了切磋。再后来，狱友有个小病小痛的，李可就帮着把脉，辨证，效果那是相当的好，一度成为监狱年度最受欢迎狱友。

老中医看着李可一天天的变化，那个欣慰，心想：这个谁家的小谁，那是相当聪明啊，记性好不说，悟性还贼高，估计过不多久，我肚子里那点儿知识就赶不上他了。

出狱后，李可已经能独立开方看病，又经过全省统考拿到医生执照。

朋友们，您现在在想什么？是不是想这下好了，苦尽甘来了，医生啊，那得挣多少钱啊？每天拿回扣就够吃几个月了。非也！难怪人家说代沟，我的理解，这两个字儿可不只是说年龄上的差距，它可以很大，大到两个时代之间出现的鸿沟，俺们这代人觉得医生不收回扣，就好像公鸡下蛋一样稀奇，但在李可那个年代，是连回扣这两字儿长啥样都不知道的。做医生，除了是兴趣，更为了能吃上一口饭，能活下去。

李可说：能够成为一名中医，是我一生中最值得欣慰的奇遇。

简单的一句话，包含了太多的感恩与热爱。虽然出狱了，李可的“问题”却还没有解决，他是假释。在他的档案里，莫须有的罪名还存在着。那年代，可不会安排一名假释人员到某某单位或社工团体工作。经过了牢狱之灾，李可再也不是一名光荣的解放军复员兵，没有任何单位肯收他。做一名医生，对李可来说是最好的，也是唯一的选择。直到50岁才给他平反，这时的李可，就算再给他多少条富贵之路，也不能让他放弃中医了。

28年蒙冤时光，28年学中医、悟中医的过程，让李可悟出了一个“阳气”，任何病在李可眼中都是“不管你的表里内外，四肢关节，五官九窍，五脏六腑，不管哪一个地方，只要阳气不到位那就是病”。万物生长靠太阳啊，这样一想，我们都还是祖国花园里的小花朵呢，每天需要太阳的照顾才能健康。

不管治什么病，李可首先都从阳气入手：

这个高血压，为什么长时间治疗不好呢，就是因为浊阴啊，（它）窃踞了这个阳气的位置了。清阳不升，浊阴不降，和过去讲所谓“肝阳上亢”什么的，不是一回事。

这个高热不退应该说是好事，因为呢，寒气进入人体以后，人体的阳气就要起来抗争，这样的话就发热。

没有阳气就没生命。从养生治病的经历来看：阳萎则病，阳衰则危，阳亡则死；所以救阳，护阳，温阳，养阳，通阳，一刻不可忘；治病用药切切不可伤阳。所以古人云：万病不治求之于肾。求之于肾就是救阳气。

肿瘤这个东西最早产生的是阳虚，阳气虚了以后，慢慢就结成小块儿，然后逐渐长大，成为一个影响人生命的东西，所以我治疗肿瘤的时候，找原点，还是在阳气上下工夫.....

瞧，正所谓一通则百通，掌握了阳气是生命关键的这一道理，有什么病是不能治的呢？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李可的临床当中，附子往狠了用，因为这个小家伙虽然是大毒的药物，但有回阳救逆，补火助阳，散寒止痛的奇效。病了？那是阳气衰弱了。衰弱了？就要把阳气导正回来。导正回来？嘿嘿，就得用附子。但是，可不是说附子没事儿就能吃着玩儿，这东西可不是QQ糖，拿起来嚼巴嚼巴就咽了，还是要一位好中医来帮忙地。

### 三

从李可开始看病的那天起，他的“客户”，大多是灵石县周边大山里的村民。每天天不亮，李可就背着药箱穿梭在山林之中，倒是有那么点儿萍踪侠影的味道，但是李可虽然步伐轻巧，却真的没有学过“水上漂”之类的轻功，每天几百里的山路，只有一双脚慢慢地量，刚开始不太习惯，天天磨出水泡，后来，水泡留下的残皮太多，就堆成了茧子，垫在脚底板上，走路就不疼了。到了病人家里，看好病，亲自给病人熬药，看着病人喝下去才能安心离开，再奔下一户人家。大山里都是些小村落，有些村与村之间的距离，如果坐地铁的话，二十几分钟怎么也到了，也不算太远，是不？

山里人穷，几十年过去了，虽然生活有所改善，却还是不富裕，而且他们的消费水平永远跟不上大医院的脚步，做了CT的钱都够全家人吃半年粮食了。正常人无法理解，李可医药费收的很少不说，碰到太困难的人家，他还要帮着垫药费。

长期的穷困，山民们有病都拖着，不到实在撑不下去或者濒近死亡的时候，绝不会拿粮食钱看病、买药。也正因为这样，李可看的病人中，十个有九个被勾魂使者把魂魄勾走了一半儿，这样的病人就算送到医院，也是一张病危通知书就给打发了。到了李可这儿，有些连

呼吸、脉搏都停了，就剩胸口那儿还有一点儿温度，李可一剂破格救心汤下去，愣把人救活了，起死回生，在李可这儿就不是神话。

什么？破格救心汤是神药？这个问题嘛，还真不好回答，不过有这样一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河南一个40多岁的妇女，有个男孩，13岁，生下来后由于脑部受伤，诱发癫痫，严重的时候一天发作三十到四十次，折腾得孩子命都没了一半儿。哪次发病当父母的疼得心都碎了。后来听说北京某医院有一种进口新药，可以治这个病，就大老远带着孩子跑到北京把药买了。医院说，这个药可不安全，最好住院使用。你说这医院也真有意思，不安全你进它干嘛，用它干嘛？这一家人十几年来全国各地的名院名医都看得差不多了，哪还有钱住院？就把药带回旅店给小孩儿吃了。这下可不得了，药刚下去，孩子就突然昏迷，四肢冰冷。当妈的一急，把孩子抱回卖药的医院抢救，结果医院也没有办法。您说这医院愁人不？也是巧了，做母亲的也买了《李可老中医急危重症疑难病经验专辑》，想起书上记载的破格救心汤，按大份儿去药店抓了一份儿，求旅店的人给她找了个电炉子把药熬好，给孩子一点点灌，看能不能醒过来。当然，这之前，他们完全不知道李可是何许人也，就是看书上记的方子挺神奇，能治垂死的死，迷迷登登就给孩子喂了。

结局是什么呢？当然是Happy ending，孩子救活了，当妈的那个高兴哟，不但把孩子救活了，还有一个附加礼物——小孩儿13年的癫痫再也没有犯过。

为了答谢恩人，全家人找到出版社的电话，想知道李可的地址，寄些钱过去。李可知道后，没让出版社说，本来就不富裕的人家，哪能要人家钱，再说，之前这事儿，李可一点儿也不知道。

这个故事听过后，您觉得这破格救心汤是神药吗？

对于这件事，李可这样说：他一个不懂医的普通老百姓，他不知道这个药有多厉害（附子达到200克），他糊里糊涂就用了，出了事怎么办？还是应该有医生临证指导，可惜我们在大问题上不敢糊涂。

嗯那，不敢糊涂，所以遇到要手术时，患者是必须在手术同意书上签字的，不管多急的病，都要把责任先分清楚。可是分清了又怎么

样？病人还是不知道这个手术应不应该做，切下来那部分有病就治，没病呢？大夫会和蔼地恭喜你，反正切都切了，大家都安心了。

不敢糊涂，所以许多医生都照本宣科，按照教材和老师教的一步一步做，他们首先想到的是书上怎么说，而不是病人需要什么，病人需要什么重要吗？出了问题，也跟医生没关，因为他是照着教材做的，而教材不会错。

不敢糊涂，所以有那么一大堆医生，不会给病人用太特别的药，反正小白鼠们证明有毒副作用的药是一律不会用的，以药物说明书为依据，以治不好也治不坏为准绳，此乃良医……

李可呢？糊涂了？也许可能应该是。否则也不可能走那条山路走了几十年，直到70多岁还要每天奔走于穷乡僻壤给山民们看病，以他的医术和在中医学界的威望，他完全可以在家里好好休息，等着达官显贵们自动找上门儿来。要知道，有钱人就算得了个感冒，一位名医给他治好了，他也得扔下个几千几万地“意思”一下，更别说糖尿病、心脑血管这类富贵病了，贼好赚！也没必要冒着总被“精明人”讨伐的风险，借每一个采访机会，把自己的方子全盘托出，就盼着多几个明白人，多几个好中医。

当“精明人”一切向“钱”看时，当“糊涂”的李可把十几万例起死回生的病例放在我们面前时，是不是会让我们有种奇怪的渴望，渴望精明的医生不要那么多，都“糊涂”点儿，那老百姓才不会花了钱、遭了罪却仍然没办法把病治好。

# 对话大医李可

时间：2007年10月20日

地点：北京西四环世纪金源酒店

人物：著名老中医 李可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编辑 田原

起缘：

初识李可，源于一位中医名家的赠书——《李可老中医急危重症疑难病经验专辑》。相赠时，他语重心长地告诉我，这是真正的中医大家，是邓铁涛赞誉的“中医的脊梁”。拿在手里，是一本平常的书，后来我知道，这本在行外人看来有些晦涩的书，却是行内人争相收藏的宝贝，因为书中记载了李可从医50余年来治疗急重症及疑难症的经验，总结出了大量的经验方并写有详细的辨证过程，毫无保留。而书中关于他本人的介绍，却仅有一篇千字左右的自序。28年蒙冤，50余年间奔走于穷山僻壤为村人看病，将成千上万急危重症病人从死亡边缘救回……坎坷的经历、大医的胸怀和传奇的人生，吸引我前往追寻，追寻李老的行踪，追寻这个谜一般的老中医。失望的是，通过各种渠道，历经将近一年的找寻，李老却仍行踪杳然——互联网上有关李可老中医的信息不过寥寥数语（编者按：目前已达89170条），家中的电话打了无数次仍无人接听，除了李可曾任山西省灵石县中医院院长这一线索，没有其他信息。

或许，这位隐逸民间的大医在有意地回避传媒？或对主流保持着距离？

有一段时间，大家聚在一起，琢磨还有什么方法能够找到李老。也许是因为我们都太渴望有这样一位良医站出来为中医正名，也许是我们还庆幸世间仍存有这样淡泊名利的无私医者。总之，对李老的找寻变成了同仁们最牵心的大事。

终于，一年多后，电话那端长久以来的空鸣，奇迹般地转换成一位老人浑厚的声音……

2007年10月20日，上午10点，北京西四环世纪金源大酒店。李老夹着香烟坐在靠窗的沙发上，正和两位求医者说话。光芒透过落地窗照得满室生辉，将李老和他人笼罩在光影中。

李可，面目清奇，瘦削，颧骨清晰可见，一双不大的眼睛，在稍显大的镜片后面透射出炯炯的光芒，衬着满头竖起的银发，显得倔强、有力；一件灰色毛衫，一条深蓝色牛仔裤，身形轻巧，看上去就不是一位普通的老人家。

秋阳饱满，落地窗隔开两个世界；李老的沉静恬淡与窗外的繁华喧嚣形成鲜明的对照。

武侠小说里，常常有“骨骼清奇者”是天生的武学奇才。李老若生在古代必是这样的奇才，他手指关节凸起，形若竹枝，右手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始终习惯性地微弯，成号脉状，就是这三根手指，52年来“聆听”了十几万病人的脉搏……



李可（左）田原（右）对话现场

## 现代化家家吹空调 伤阳气人人亚健康

**田原：**说到补养阳气，您觉得现代人的阳气普遍处于一种什么状态？

**李 可：**呃，这个问题是这样。我2004年的时候，根据邓老（邓铁涛）建议啊，在南方那几个省跑得比较多，几乎每年都来三四次，包括广州、广西的南宁等好些地方。主要就是帮刘力红和广东省中医院。我在那边每年呆几个月，后来是因为我病了才回来。我来南方以后，看过的病人大概有一千多人，这个里头有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如果从中医的六淫来分类就是风、寒、暑、湿、燥、火，那么我所看的病人阳虚寒湿证的十之有八九，而阴虚火热证的百不见一二，一例都没有遇到过。

当时我就发现不仅是北方人阳虚啊，南方人阳虚的也特别多，而且南方人阳虚的几乎是百分之百，无一例外。南方气候特别热，一般人讲，有夏无冬，这么酷热的气候，人们在这样一个气候竟然没有一个得火证、热斑点，或者阴虚证，这个事情让我非常惊诧，不理解。

**田 原：**阳虚的主要表现症状是什么？

**李 可：**表现症状就是怕冷。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就注意观察南方人的生活习惯。就开始寻找根源，在我的观察当中发现：第一个问题就是南方人普遍都使用空调，经常开着，把空调开到十几度。外面大夏天，气温三十几度，一进到屋里，就像掉到了冰窟窿里头了。空调是现代科学的一个发明，若说它的利和弊，我看是弊多于利，这么一冷一热，每天经过好多次，出现很多人人为的空调病。

**田 原：**您说到空调病，这可是时髦的病，被归为亚健康状态的一种。西医认为这种病的原因除了过冷的刺激还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空调房门窗都关着，负离子太少了，空气不“新鲜”所以发病；第二个原因是温差变化大，人的植物神经系统无法适应。您认为空调病从中医的角度怎么理解？

**李 可：**这个东西是这样，空调的发明破坏了我们几千年正常气候下的这种生活节奏。寒湿是伤人最厉害的外邪啊，我们人造的寒邪比那个自然界的寒邪还要厉害。

我们有好几千年就处在没有空调的状态下，生活得非常好。自从空调出现以后，阴寒之气，它频频进入体内。比如今天我马上从这里出去了，外边是一团火，然后进入有空调的环境，马上就发冷，感觉穿一件衣服都不够用。就这样反复地把寒气一层一层地压在体内，这样的话就造成很多病。比如说头痛、慢性鼻炎、阴暑证。所谓阴暑证，就是暑天受寒得的一种病，它和暑热症不一样，看起来是暑天得的病，实际上是



一种阴寒症。再有一种，就是常年难愈的感冒，青年妇女的痛经，产后病，婴儿在空调的环境下长大，最容易得哮喘病。这是我近几年在南方地区发现的，几乎是一个普遍规律，各地都有这种病人。

再有一种就是无缘无故泻肚，吃了东西加上吹空调，然后就又吐又泻。还有一种情况是高热不退，这个高热不退应该说是好事，因为呢，寒气进入人体以后，人体的阳气就要起来抗争，这样的话就发热。

**田原：**发热其实是人体机能正常的表现？

**李可：**对。它是从外面进去的，你让它从外面透发出去，这个病就好了。我们发热的时候，常常是吃西瓜、吃冰块，用大量的抗生素，把表面上的东西消下去，实际上这个寒气并没有出来，所以长期发热，甚至十多天都解决不了。而且经过这样的治疗以后，又留了病根了，一旦遇到一个同样的或者稍微适当的环境，他的病就又发作，这个（情况）很多；另外一种更普遍，身体虚弱的人，全身肌肉关节疼痛，而且这种疼痛带有一种抽搐的性质，这个就是中医说的寒主收引，就是说寒邪具有收缩、牵引、内敛之特性，感受到寒邪以后，阳气一时抵抗不了，它就收缩。

一个是空调对人的伤害，再一个就是南方人的生活习惯问题。因为在南方的话几乎就只有夏天，没有什么春、秋、冬啊。由于空气热，特别喜欢吃生冷的东西，他们常年的生活习惯就是喝冷饮，喝冰镇过的汽水、果汁，冲冷水澡。或者在睡觉的时候空调开得很大，睡着以后就受病了。

为什么南方人没有一个热证？而且大部分是属于阴证、寒证、湿证？这些是主要原因。

当然，用了这么长时间已经习惯了，而且这个空调，广东人那边没有也不行，那就把空调尽量摆里面一些，把它的温度调高一点就行，调到你不至于热得够呛，但是也不至于冷得打颤，这样你的身体就不会造成伤害。或者开空调的时候，把窗户打开，有一点自然风就把寒风赶走。

**田原：**但是北方人这些年随着兜里的钱越来越多，而且气候逐年变热，也有很多人开始用空调，北方人阳气的损伤应该也很厉害。



**李 可：**南方人阳气的损伤比北方要大得多。

**田 原：**为什么？

**李 可：**就中医理论来讲，南方就是丙丁，属火啊，它就那种大气候。由于外界的这种热，再加上本身这个阳气不断释放，他里面就空虚了，在这种情况下，肯定损伤的阳气要比北方人多。这个时候你就应该经常保护这个阳气，不要让它释放过度。

**田 原：**怎么保护呢，就是不要喝冷饮，不要洗冷水澡吗？

**李 可：**除了这些以外，还有这个休息时间也要注意。大城市中的人，起居节奏不太好，有些违反了我们民族古代传下来的养生的要领、原则和方法。就是睡得非常晚。像什么过夜生活啊，整个生活都要集中在晚上12点以后，一弄弄到天亮才睡觉。人和自然界是同一步调，

当太阳落山以后，在10点钟以前就应该入睡，阴阳颠倒，人的生活就不能和大自然同步了啊！那个时间正是人们胆经开始造血、清除体内垃圾的这么一个时间。如果这个时候不能入睡，没有充足的睡眠，深层的睡眠，那么体内的功能就发挥不好，这是一种情况。人体的生物钟功能同样会被改变，被破坏。

所以一开始在南方看到这种情况我也很奇怪，这么大热天为什么所有病人都阳虚呢？

**田原**：您刚才说的这种群体性的阳虚体质都是从脉象上看出来的？

**李可**：不仅脉象体现出来的，所有的证候，所有的病证都是这样。（笑）

**田原**：看到以后，您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

**李可**：对。我所看过的病人，一开始我也解释不好，经过好长时间反思以后啊，最后我就找到这么几点，一个是错误的生活理念，错误的生活习惯；另一个就是南方搞中医的人啊，误以为他们处在南方，处在最热的地方，就应该补充一些凉的东西，其实是进一步伤害了阳气。现在的疾病总体情况都是这样，包括外国。我也看了好多外国人，都是这样。

所以我说这个阳虚的人十占八九，真正阴虚的百不见一。有些中医开方子的时候，思维也掉进了一个错误的圈子里，那就是滋阴降火，结果越降越糟，雪上加霜。而我所见的这些病没有一例不需要扶阳的。

**田原**：对于老百姓来讲，阳气只是个概念，摸不着也看不见。阳气的损伤从哪些方面，或者说从哪些身体状态的改变能够表现出来，让咱们心里有个底儿，知道，哦，我的阳气亏损了？您给我们讲讲啊？（笑）

**李可**：这个阳气是先天肾气，后天脾胃之气结合在一起的混元一气！很难分清哪个是中气哪个是先气。肾气又称元阳，命门真火，生命的根基和原动力。阳气损伤的后果非常严重。一个就是健康人，他还没有感觉到自己有病，但是他脸色一般是一种苍白灰暗的，不是非常红润。我们在各个机关、团体，特别是在饭店，看到的工作人员，长期在那种环境下生活，很多小青年儿，他的那个脸色非常不好看，但是并没有发病。



**田 原：**用现代的话说就是亚健康了？

**李 可：**呃，处于一种西医说的亚健康状态。再一个就是人的抵抗力下降，怕风、怕冷，特别容易感冒，或者食欲不好，或者拉肚子。再有就是妇女的月经病，产后病，老人的心肺病，和用这个空调都很有关系。

我曾经参与过西医ICU急危症重病病人的抢救。我进去（ICU病房）以后，我都冷得受不了，那个心衰，或者是肺衰，或者是肾衰的病人，应该是最怕冷的，还放在那个低温条件下，更受不了。但这个东西也是没有办法，有规定。但是病人在这样的环境很不容易救活的。我建议最好把空调调到26度以上，这是一个方法。再一个就是我告诉家属让病人赶快出院，这样的一个条件下那是事倍功半。

**田原**：说到寒证，有个中医本科学生跟我说，他在临床中，看到有些病人明明是一派寒象，但是问他是不是想喝热饮时，病人却告诉他他想喝冷饮，然后他就晕了，分不清是热证还是寒证了，您给支个招儿？（笑）

**李可**：这个要看具体情况。阴寒内盛会出现假阳证，但喝了凉水进一步加重。这个东西，最难分辨，也最容易骗人。病人有假象，我们也作假，让病人熬好四逆汤放冰箱，让他觉得凉，实际上四逆汤过了中焦，就发挥热的作用，就是瞒天过海。（笑）

**田原**：这招儿可够绝的。（笑）听您这么说，感觉我们面对的不是传统意义的“病”，还真像面对一个狡猾多变的敌人了。

**李可**：疾病和人一样，它也非常狡猾。它表现出来的东西，不一定是它的正面，所以要想到深层的东西，想到背后的东西，这样才不会犯错误。有好多病人啊，大概有一百例以上，就是每到晚上睡觉的时候，他们的脚必须放在冰上才能睡着。这种情况好像是热得很厉害，其实是虚阳外越。这个就用四逆汤，让阳气回到下焦，用两三付药就好了，好得非常快。如果辨证错了，用了寒凉药物，反而散他的阳气，最后把阳气都散完了，那就死路一条。

我把这个病的東西做了一个总结，不管你的表里内外，四肢关节，五官九窍，五脏六腑，不管哪一个地方，只要阳气不到位那就是病。

我在南方看过一个山西公安部门的记者，他来广州帮助省委整理抗战时期老一辈的英雄事迹。他在广州一共工作了3个月，回去以后大病3个月。他这个病是怎么得的呢？就是因为空调。因为在办公室大家都习惯这个环境，但是他不习惯，受不了，又要坚持把这个东西写完，回去以后就大病一场。他病到什么程度？走三步路、五步路就得喘一口气，再一个就是吃东西非常少，而且吃多少拉多少。还有一种情况，怕风、怕冷，夏天去我那儿看病，穿棉衣、戴棉帽，还戴着口罩。他跟我说不但受不了风，就是开一下门那一点风都受不了。可见空调这个东西伤害阳气的严重性。

像他这种情况，最后就把阴寒之气一层层挤压在人体三阴经最底层的地方，一时半会儿出不来。我给他治了一个半月才好了。

## 中医里没有高血压 老中医点醒迷糊人

田原：您看上去挺硬朗，状态也非常好。李老今年有七十岁了吧？

李可：七十八岁了。不乐观，也是一大堆的毛病。（笑）

田原：是吗？看起来很健康，就是略瘦一些，俗语说：有钱难买老来瘦。（笑）您一直都这么瘦吗？

李可：从年青的时候就瘦，我就是这种体质。

田原：您看病到现在有多少年了？

李可：52年。

田原：大半辈子都在看病呢（笑）。说起这次采访，我从去年初就开始给您家里打电话，一直打不通。后来打到山西省灵石中医院，也没有找到您。

李可：我一般都不在。

田原：刚才这个病人是哪儿的？

李可：是北京郊区的。

田原：他怎么知道您来北京了？

李可：噢……他去过灵石，他夫人得了类风湿性关节炎，整个关节变形，人不能动了。

田原：哦，特意到山西找您，您给看好了？

李可：现在差不多，走路问题不大。

田原：今天他来是给自己看病还是给夫人看病？

李可：他领他妹妹来的。

田原：也是风湿病？

李可：不，属于那个肾性高血压。

田原：我们在网上搜集到一些资料，知道您看心脏病和重症心衰病人疗效非常好。

**李 可：**这方面多一些。

**田 原：**刚才说肾性高血压，这样的病人，您也有把握？

**李 可：**呃，也不能说有把握，有一部分人能好，那是各种条件都具备了。

**田 原：**除去各种条件中的其它条件，您完全用中药来治疗吗？治疗很多这样的病人？

**李 可：**是啊，很多。

**田 原：**都好了？

**李 可：**呃，对，基本上都好了。

**田 原：**这样说的话，西医和中医看来最难治愈的高血压，对您来说倒是挺轻松的？

**李 可：**也不一定。这种病很复杂，因为它不是单纯的哪一部分的病，而是整体失调。所以中医治疗高血压一般不会单纯地从某个东西入手，因为血压这个概念在中医里没有啊（笑）。

**田 原：**在中医里没有血压这个概念，那么，和血压相对应的是什么，就是身体失调，阴阳失调？

**李 可：**呃，这种病，一般来讲都是先天阳虚，先天阳气不足，有好些遗传因素，然后再加上后天失调。

人的头部啊，是阳气汇聚的地方，所以过去《内经》讲：头为诸阳之汇。阳气就汇合在这个地方。这个高血压，为什么长时间治疗不好呢，就是因为浊阴啊，（它）窃踞了这个阳气的位置了。清阳不升，浊阴不降，和过去讲所谓“肝阳上亢”什么的，不是一回事。

**田 原：**我们不说西药降压的理念，就中成药来说，药店里治疗高血压的大多是针对“肝阳上亢”的。

**李 可：**这个东西啊，越打压那个肝阳，这个病越顽固，越不好了。

**田 原：**看来您治疗高血压的理论和方法，和普遍认为的有些不同。是否您有一个更深的认识，而更全面地去捕捉它。

**李 可**：和别人不一样。我认为一般来讲属于三阴病，肝、脾、肾，就是这三经的阳气过于虚了，它应该占的这个位置被浊阴占据了，你把它（浊阴）给疏散了，扫除了，就行了。

**田 原**：要按您这么讲，治疗高血压太简单了！

**李 可**：（笑）情况也不一样，但大部分是这样。

**田 原**：您能给我们举一个例子吗？让我们看看是不是真的那么简单。（笑）

**李 可**：2000年秋天，我的一个年轻弟子，中医根底不深，学眼科的。他治了一个农村妇女20多年的高血压，他的丈夫是煤矿老板，有钱了在外边胡作非为，女的就生气，突然蛛网膜下腔大量出血，出血后不久，双眼什么也看不到了。这种暴盲，按照六经辨证，属于寒邪直中少阴。当时用的麻黄附子细辛汤，出了大汗，血压就好了，第二天人就醒过来了，眼睛可以看到人影，脑水肿减轻，小便也多了。之后近十年的时间，一直血压稳定，一劳永逸。这个在我的书里有，那个书印刷时印错了，印成我的病案了。但是这个他也没想到有这么好的效果，也解释不了。

**田 原**：这事儿是挺奇怪的（笑），麻黄、细辛、附子按照现在的医学观点，是升高血压的，为什么到了您这儿反倒能治愈高血压，而且是治了一例20多年的高血压？

**李 可**：现在有这样一個误区，麻（黄）桂（枝）主升散，血压高、脸红好像也是升散，因为有这样的关系，血压高就只懂得平肝潜阳，镇肝息风！不知道辛温的东西可以起效，麻桂还有这么好的效果。

**田 原**：本来血压就高了，还用貌似升压的药，李老，您的方法再一次被很多人不理解了。（笑）

**李 可**：血压为什么高？实际上就是机体有阻滞。机体是非常奥妙的，因为有阻滞，需要高的压力，才能够供养末端，这是个物理的道理。一般的药到不了末端。如果用西医的方法终身服药，末端呢，又不断向机体发放指令，我这边不够吃了，赶快给我送吃的，这个指令始终存在，所以药要不停地用，你高一点儿我就给你压下来，使机体末端始终处于缺血的状态。用了麻桂以后，出了一身的汗，这个病就好了。



**田原**：给了它助力，使血液冲在末端，压力自然就不需要存在了？

**李可**：呃。卢火神曾经也讲过：扶阳就是两个，宣通和温补。用麻桂就是宣通，把阻滞拿掉，不需要那么高的压力就可以灌溉了。在南通开中医会议的时候我写过一篇文章，《从麻黄汤治愈蛛网膜下腔出血并发暴盲引发的思考》，扼要地讲了讲关于麻黄桂枝附子在高血压中能用不能用，用了会有什么后果的问题。把大家的疑惑破解掉，如果这个解决不好，以后谁也不敢用。

## 人体内阳气是将军 十胖人九个是虚证

**田原**：我了解到四川有一个卢火神，看病的时候也是先扶正病人的阳气。

**李可**：呃，他那个年代更久远，传到卢崇汉的时候已经是第四代了。

**田原**：每个中医都有自己的流派与理念，有从脾论治的，有从肝论治等等，很少听到从阳气入手。听起来倒像一个总则。所谓阴阳平衡。

**李可**：这是个总体啊。中医上讲的阴阳啊，其实是浑然一体，互相融合的，不能说这边儿就是阳，那边儿就是阴。人的元气也是一样，从出生时，他的元气就是浑然一体的，但是因为先天的东西和后天的东西又有所区别，而且两者互为其根。比如说脾胃是后天之本，而且根据五行的理论，脾属土，土能够生万物，其它四行（脏腑）啊都受它的灌溉，如果在中间这块出了毛病啊，脾胃不能够健运，那五脏就失养了，最后还要归结到后天之伤，损及先天之阳，动摇了生命的根基。

所以现在的病啊，首先就是脾胃先受伤——吃喝大量的生冷食物、饮料，生活不节制，房事过多；还有就是生活过于劳累，思想比较复杂，或者压力大等等，中医说：思伤脾啊，所以这个人首先就不想吃东西，消瘦，然后从这个地方开始，演变出多种疾病，像糖尿病、高血压……都是这么来的。

**田原**：如果按您说的思虑过多伤及脾脏，就不想吃东西，会消瘦。但是为什么很多胖人也脾虚，这种情况怎么理解？



十个胖子九个虚啊，越胖的人越怕冷啊

**李可**：胖也是虚胖，十个胖子九个虚啊（笑），越胖的人越怕冷啊。他胖是因为有多余的废物积聚在体内啊，就是湿滞啊。

**田原**：您刚才说阳虚之人十之八九，为什么现在治疗阴虚的“六味地黄丸”卖得那么好？而且很多医生，不管中医还是西医，都特别喜欢开“六味地黄丸”。

**李可**：这个中医啊，从金元以后，逐渐的，有些个分支，就走向歧路，其中走得最远的是朱丹溪。他当时创造了一个理论，叫“阳常有余，阴常不足”，实际上是谬论，他首先就把《内经》的宗旨给悖离了。现在啊，我们好多大夫看病啊，都是根据他这个理论来的。（笑）

**田原**：但是也有临床疗效啊。

**李可**：各人经验不同。滋阴降火这个东西啊，所谓的现代派，也就是西化以后的中医这种流派啊，用的纯粹就是这个东西，所以常常适得其反。所以我们现在治病治的是啥？首先就要补救长期服用阴寒的药物损伤了的正气，我们得先治疗这个。

**田原**：中医有句话叫“春夏养阳”，如果说您和卢火神治病的时候都是从阳论治，那可不可以理解为，在春夏两个季节把阳气“养”足了，很多病就不会发生了？

**李可**：《内经》里面有“春夏养阳”这么个提法，这个春夏养阳的养生方法，对于避免很多的疾病有效。这是古代几千年实践得出来的一个非常正确的结论。

我们中医讲究治未病，治未病并不是说治那个没有病的人，而是在疾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就遏制它。因为人是自然界大气所生万物的其中一种，人的身体和自然界是同步的。自然界的规律是春温夏热，秋凉冬寒，所有的动、植物都要遵循这个规律。

那么冬天，积蓄了大量的能量以后，到来年开春，阳气慢慢生发，这个时候冬天的动物也醒来了，一些植物开始慢慢生长、萌芽、发育，这是一个阶段。然后到了夏天，阳气又进一步生发。所以春天和夏天，耗费的阳气最多。人的生命，以及动、植物的生命，也是依据这样一种情况生长、发展，也要消耗很多阳气，所以在这个时候特别要强调养阳了，要不断地补充、保护阳气，就是因为阳气消耗特别大，你不要再伤害它。其实阳气这个东西，不仅是春夏要养阳，一年四季任何时候你都不要伤害它。

**田原**：我感觉您特别强调阳气的作用，但是一般人都认为，一个健康的人，阴阳要平衡。

**李可**：这个观念不完全对。为什么呢？从《内经》开始，从《易经》开始，就特别强调：人的阳气乃是生命的根基。阴这个东西，阴是包括你人体的所有器官，你所吃进去的食物，各种营养成分，这些东西是属于阴的。那个阳气是居于统帅地位的，是一个主导。所以阴的东西，都是在阳的统率下，绝对不是半斤八两，平起平坐，阴阳平和。这个阴阳平和是指这个阳气主导下的阴阳平和。

《内经》有几句话，一个是“阴平阳密，精神乃固”，还有一句“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阴气和阳气的重要性在哪呢？阳秘，当你的阳气处在一个固秘（饱满）的状态下的时候，才能达到阴平阳密。另外《内经》有许多重要观点，比如说“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折寿就是短命啊。易经也讲：大哉乾元，万物资始！通俗讲：有了太阳才有了生命，阳气就是人身的太阳……

**田 原：**俗话说万物生长靠太阳。（笑）

**李 可：**没有阳气就没有生命。从养生治病的经历来看：阳萎则病，阳衰则危，阳亡则死；所以救阳，护阳，温阳，养阳，通阳，一刻不可忘；治病用药切切不可伤阳。所以古人云；万病不治求之于肾。求之于肾就是救阳气。

举一个例子：一个人在各个不同的生命阶段表现也不一样，小孩儿时候，当然是阳气旺盛；生长发育到成年以后的话，所谓阴阳平衡，就是处在一种健康的状态；但是，到老年以后，无缘无故地流鼻涕、流口水、流眼泪，或者是小便憋不住，尿频，这些都是因为人在老年以后，阳气衰弱，阳气失去统帅作用。



你看他虽然病得非常厉害，只要有一丝阳气不散，这个就可以救。所以在看病的时候有个格言：生死关头救阳为急

很多老年人在危险期的时候，特别是像一些冠心病、风湿性心脏病、肺心病，或者其它的并发急性心衰，只有一条办法，就是救阳，方法就是补充阳气，保护阳气。要特别看中一点。阳气救回来了，这个人就活过来了。这个东西就好像水龙头的开关一样，它的阀门、螺丝逐渐地变松，要把它拧好。我记得读《傅青主女科》时，有一段话，治疗大出血之后怎么样来挽救，原话是“已亡之阴难以骤生，未亡之气所当急固”，大出血之后，损失的血虽然不能马上生出来，但是一旦阴损及阳，阳气一散，这个人生命就终结了。你看他虽然病得非常厉害，只要有一丝阳气不散，这个就可以救。所以在看病的时候有个格言：生死关头救阳为急。

**田原：**您从行医到现在，看过的病人有个大概的数据吗？

**李可：**哎呀，总有10多万吧。

**田原：**冒昧问您一句，有效率能有多少？

**李可：**一般的都有效。

**田原：**在您这10多万病人中，重症心衰的病人占多数？

**李可：**我主要就是治疗这个病。

**田原：**您收治的重症心衰病人到了什么程度？

**李可：**就是西医判断这个人绝对活不了了，嘱咐家属准备后事，大多发了病危通知书。像这种情况居多数，大部分人都是这样。

**田原：**这些病人被送到您这儿的时候，都是什么状态？

**李可：**大部分都昏迷了，找不到脉搏，量不到血压，有的还剩下一点呼吸，全身冰凉，就剩胸部心脏这一块还有一点温度……其实这种病人救过来的速度最快，吃上药马上就好。

**田原：**为什么？

**李可：**就像打仗一样啊，因为他的矛盾集中啊。反而那种半死不活，说好不好，说坏不坏的情况费的时间很长。其实越是重症，中医抢救的速度、抢救的效果越好，在这个领域肯定强过现代医学。

**田原：**通常情况下，像您说的这种重症心衰病人，最后就发展为全身器官衰竭，并且伴有很多合并症了吧？

**李 可：**对啊，各种各样的病，到最后就走到这一步了。

## 阳气虚结块成肿瘤 急化疗病人丢性命

**田 原：**李老，您认为肿瘤病人能抢救过来吗？

**李 可：**呃，一样。但是，心衰可以抢救过来，肿瘤呢，因为它这个五脏的损伤过大，有的吧，可以救活；有的就算抢救过来了，不久也就死去了，因为他使用中药太晚了。在肿瘤早期还差不多。不只肿瘤，好多病都不是马上就得的啊，往往发现的时候，整个五脏气血都损伤得很严重。

肿瘤这个东西最早产生的是阳虚，阳气虚了以后，慢慢就结成小块儿，然后逐渐长大，成为一个影响人生命的东西，所以我治疗肿瘤的时候，找原点，还是在阳气上下工夫。首先保住这个病人的阳气，不要让他继续再消耗，然后想办法把这个东西慢慢缩小，使这个病人暂时和肿瘤共存，然后等到它那个阳气旺了，就可以攻下，把这个肿瘤打败。所以呢，这个肿瘤呢，需要很长时间调理。但是肿瘤病人只要不犯错误，不要做这个放疗、化疗，生命一般都可以延长好多年。

**田 原：**单纯的心衰病人您就可以使他起死回生？

**李 可：**嗯，那个快。

**田 原：**您认为肿瘤病人做放、化疗是错误的？

**李 可：**现在国外西医这个高层啊，对放、化疗这个问题啊，都开始反思了。我记得，去年《参考消息》登过这么一个消息：美国做过一个试验，什么试验呢？给一部分六十五岁到八十岁这个年龄段正常死亡的老人做尸体解剖，解剖的结果是，这些人全部都有肿瘤，有的肿瘤有拳头那么大，十公分左右。



但是本人在生前没有什么感觉，一直到死都没发现自己长了肿瘤。这个说明啥问题啊？说明肿瘤可以和人共存，只要你不惊扰它，它也不能危害你，你越是对它采取一些措施——放疗了，化疗了，手术了……反而使它很快就扩散。

为什么肿瘤病人经过手术或者放、化疗之后，肿瘤很快就扩散？是什么道理？他们（美国人）从那个微观的角度啊，找了一下最基本的原因。研究结果呢，就是这几种方法刺激人体以后啊，病人体内生长了一种叫异常生长因子二号的東西。这个东西一旦抬头，肿瘤就通过淋巴系统、血液系统等各个系统向全身扩散，所以国外基本上都不主张作放疗、化疗了。

有一位很著名的美国大夫，他生前啊，留下一部书，他在书中就反思啊，说我们动手术的这些病人啊，有百分之七十其实可以不动手术，

也不应该动手术的。

**田原**：说明西方医学逐渐认识到了自身的不足。

**李可**：美国对中医的研究啊，也不像我们现在这么表面。国内还是说的多，做的少。（笑）去年有个统计，在建国初期的时候，在册的，能看病的中医有二十七万六千人，到了2004年国庆前的时候就只剩下二十七万人，就短了六千人，这才多少年啊？你看我们国家办了那么多中医学院，这么些年下来，每所中医学院最起码应该培养一万人了吧？那就应该增加三十多万，这是最保守的估计。可是最后不但没有增加，反倒少了六千人。好些个大学毕业的中医学生找不到出路，最后都改行学西医了，这样的人多得很啊。这就说明我们这个教育体制是失败的。

## 中医西化先做CT 大毒之药反救性命

**田原**：目前我们的中医院校是五年制，两年半学中医，两年半学西医，学生一进校门，就得学习两种思维范式。学生年纪又小，两种思维放在一起，被拉锯一样扯来扯去，很多孩子迷茫、甚至痛苦不堪。最后可能就是哪条路走得顺，哪条路有“钱”途，就奔哪条了。

**李可**：这和中医全盘西化有很大关系，现在我们全国所有镇以上的医院，凡有中医的，都要被西化。病人来了，他啊首先让你去做CT，做化验，他也跟西医一样凭这个化验单来看病，中医那套东西都忘了，不会用了。

**田原**：说到中医要不要西化的问题，李老您是最有说服力的，您在灵石县人民医院中医科的时候，几乎所有需要抢救的病人都往中医科急送，堪为奇观。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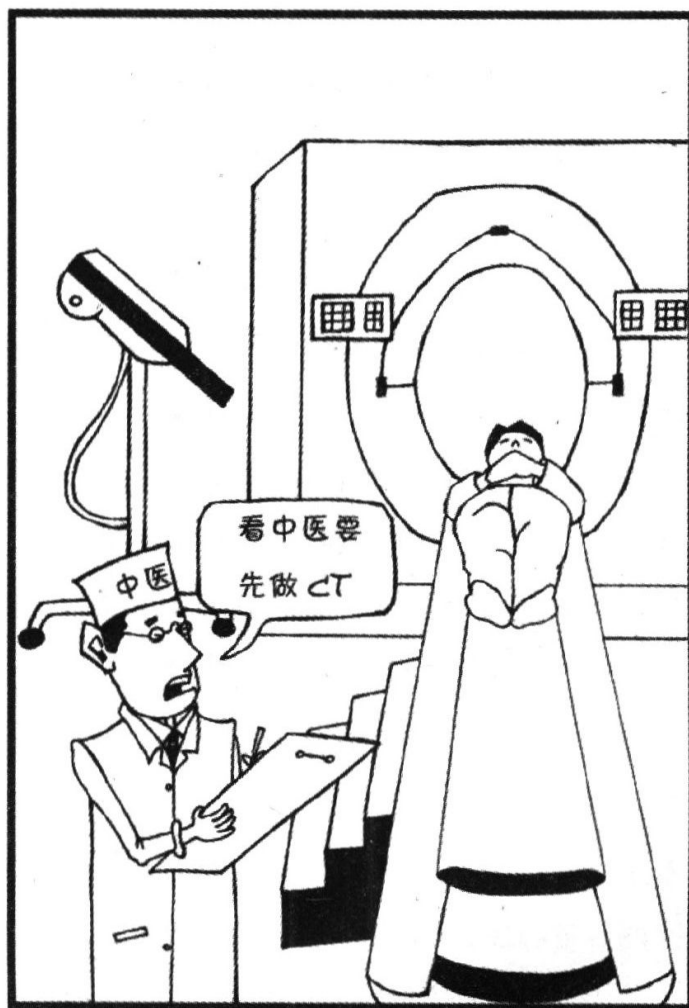
**李可**：对。那是在县医院中医科的时候。1979年到1983年。那时候，我正在研究中医的急症治疗，研究怎么样把垂死的病人很快救过来。我是从六十年代初开始研究中医急症的，1979年调入人民医院之后，这套东西就比较成熟了。所以到县级医院里的这些急性心衰的、呼吸衰竭的，或者各种原因引起的重症休克、垂死的这种病人一般都是中医插手，西医主动就邀请中医来协作他们解决这些问题，最后他们就发



现，中医用的这些方法不但是见效快，而且救过来以后很稳定，花的钱连他们的十分之一都不到，有时候就百分之五六。

**田原**：您用的什么方法？喝药、针灸、灌肠……都有吗？

**李可**：急救的时候用针灸，主要用中药，很少使用灌肠。



**田原**：在大多数老百姓心目中，“急性病看西医，慢性病找中医”是毋庸置疑的。纵观全国大小众多医院的急诊室，有几个中医大夫？又有几个敢用中药？但是见了您，听了您那么多起死回生的病例，我才突然感觉，我们太小看中医了，他是真的能逆转生死的。

**李可**：中医现在逐渐衰弱了。其实中医各种急重症能治疗，过去的书里都讲过。我在农村，看到很多农民，生活各方面困难，有病都拖着，一发病就是九死一生，不救就死了。在晋中地区（的病人）就比较重视，急诊都找中医，西医发了病危通知书，不抬回家就火化，我们

那里的人特别怕火化。有个老师姓颜，在高原地区工作几十年，得了心脏病，平均半年住在医院。1995年3月份，他再次发生心衰，当地最高水平的西医认为没有希望了，家属不死心，抬出来后，我开始插手治疗，三剂破格救心汤，600克附子，三天后，能下炕了。

因为他没有儿女，很悲观，好了之后，我告诉他方子，让他配药调养，他也没有做，隔了三年，一次重感冒，我没在家，没救回来，本来可以活很长时间。

**田原**：在您抢救的过程中有底线吗？

**李可**：我也不知道，尽量努力就是。有一个病人，是个高大的农民，没钱，吃饭都够呛，得了心肌炎也没有钱治，心脏巨大，压迫了整个胸腔。住进我弟子开的医院，病人嘴唇黑，脸上有雾气，脉搏快，喘，根本不能动。住进来以后，200克附子加麝香，隔一个小时加200克，加到750克附子，4天后醒了。医药费1000多元，我告诉弟子免了他的药费，如果他有钱长期吃培元固本，是可以带病延年的。

**田原**：附子本来是世人眼中的毒药，但是到了您的手里，把它变成了神药。

**李可**：这个东西啊，我离休以后，花了几年时间反思了一下，写了篇文章，都在我那本书里边儿，我把典型病例都系统地做以总结，就是当时怎么想的，怎么做的，有些问题是怎么发现的，怎么扭转的。

那时我就发现中医最大的弊病就是中西医结合。现在他们说这方面还取得了很大成就，如何长短……

其实中医本来就有一整套的急救的方法。你说《伤寒论》是怎么来的，那就是在大型瘟疫当中总结的成功经验，什么情况下，用什么方法……这些都讲得非常清楚，但为啥后来中医能掌握这些方法的人很少了？就是从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帝国主义看中了这个大市场，要让这个他们的医药来占领这个市场。这是个大买卖，发大财的事儿啊。我说在这种境况下，中医的生命力就逐渐被消磨，最后……（沉默）

**田原**：中医各流派的说法太多了，您入门时没有师传，就靠大量阅读中医书籍来学习中医，对您的思路影响最大的是哪部书？

**李可**：那个情况就很复杂了。我学中医是自学，特殊机缘走上这条路，根底浅。我23岁自学中医，6年以后记了些方，那个时候没有

鉴别能力啊，囫囵吞枣先咽下去再说。治病的时候也只会对号入座，有时效果不好也闹不清怎么回事。请教老中医，他们告诉我，中医的出路在《伤寒论》，于是我就开始自学《伤寒论》。

不过呢，那个时候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天津的左季云老人。我在基层第一线从事中医工作52年，青年时代，通过读左季云《伤寒论类方汇参》，从中得以见到一些他所引用的清末火神派始祖郑钦安的一些观点，以及一些思路精华，血液元阳为生命之本的观点。他那个著作里头啊，关于“四逆汤”的论述非常好。所以我当时就接受了他的一些重要观点。他这个书啊，就是用方类证的方法研究《伤寒论》的一部著作。这在古代研究《伤寒论》的学派里边也是很大的一派。

他这种方法很简单，把性质相同，但是又有许多细微差别的方子啊归纳在一起，然后再辨别具体方子应该怎么用。比如说，发热恶寒，脉浮紧，这不是“太阳”病吗？“太阳”病的这个证，就是“麻黄汤”的适应证，只要你记住“麻黄汤”的这个主证，你就可以用“麻黄汤”这个方子。

**田原**：看了《伤寒论类方汇参》就找着窍门儿了。（笑）

**李可**：这个问题是这样，我从学方开始，麻黄汤系列，麻黄附子汤，麻桂各半汤，小青龙汤，大青龙汤，好些东西似懂非懂，但病情是不断改变的，就不能拿着方子套人。现在呢，各种各样的病放在六经中去考虑，妇科、儿科都是这样，进步一点了。（笑）

## 学医切忌死记硬背 滋阴降火性命不保

**田原**：您看的书跟大多数学中医的人都不一样？

**李可**：一般初学中医的人啊，就是先学一些历代遗留下来的方剂，背些“汤头歌”什么的。我没有师传，没有这个过程，没有说要把哪些东西背得滚瓜烂熟的。假使我有老师，他也会规定我背这些。这些个书里头呢，当然是有一些有效的东西，但也有一些个错误的东西，当你把它们普遍接受下来以后，你在临床上就要自己摸索，有很多都是碰得头破血流才悟出来，哪个方子好用，哪个方子绝对不能用，都得有这么一个过程。初学中医的人有一个通病，就是头痛医头，足痛医足，不能整体辨证，用死方子去套活的病人，“对号入座”，十有八九相反。

比如我曾经治疗过这么一个肺结核病人，双肺已经空洞了。他连续发烧一个月了，每天都烧到三十八度、三十八度五，然后出一身大汗，平稳一下，第二天又是那样……我们山西太原的结核病院就给他下了诊断，说这个病不能治了，你们回去准备后事吧。

这是我曾经治疗过的一个病人，用的就是朱丹溪的理论——滋阴降火。他就认为这个癆瘵，“癆”就是现在讲的肺结核，古代管这种病就叫作癆瘵，这种病首先它是损伤脾气、胃气，然后耗散元阳，所以病人会不断地发热。朱丹溪就认为这种病应该补“水”，把那个“火”扑灭了。病人烧到这种程度了，按照他的理论，应该添一些“水”，滋阴啊，水火不就相对平衡了吗？古代治疗这种病用的都是这个办法，主要是滋阴降火。

当时我用的方子是“青蒿鳖甲汤”，治疗所谓“骨蒸潮热”，意思是那个热是从骨头里面出来的，热哄哄的，老退不了。结果吃了这个药以后，这个人到后半夜就感觉气喘，就来不了气儿。我跟病人的弟弟比较熟，连夜过去看他的情况，我一看，坏了。

**田原：**方子用错了？

**李可：**这个方子肯定错了！这个病人马上就亡阳，上不来气了，他那个气是有出无入啊。当时他家里生活条件比较好，家里有红参，就把红参打碎，赶快煮汤一口一口喂他，初步稳定一下；然后，我就给他开那个“四逆汤”，先救阳；最后再用“参附龙牡救逆汤”，一下子潮热退掉了，把他救过来了。之后一直到他临死，有4个月的时间没有发热。这个在历史上是没有的，一例都没有，因为肺结核发热是最难消除的。

**田原：**虽然退热了，命还是没有保住。

**李可：**因为他是双肺空洞啊，全身衰竭，所以最后还是死了。

我那个书里头也写到这个问题，那是我最痛苦的一个经历。打那以后我就再也不用滋阴降火的这些东西了。其实这个过程就把胃气进一步损伤，最后连元气也保不住了，就是死亡。所以用这种方法治疗肺结核一个也好不了。

我那个书里头有一个专门的章节就是谈这个问题的。从朱丹溪创立了这个学说，一直到近代很多人延用他的东西，造成的祸害非常严重。

因为他是个名人，金元四大家之一，在中医历史上有很高地位的。你现在来批判他，就牵连到他这一派的好些个传人啊。所以（笑）……

**田原：**（笑）传人很多吗？

**李可：**很多，多数是朱丹溪派的。

**田原：**您怎么认识这个滋阴降火？

**李可：**但自从那次以后，我就认识到所谓的热，那是一种“相火离位，土不伏火，元阳虚弱”，这么一种外散的表现。你从这个角度去敛它，就把它敛住了。但是如果不在生死关头你也体会不到这一点。所以说这个过程你没有亲身经历啊，就不可能去鉴别历史传承下来的几十万张中医方子中，哪些正确，哪些不正确。

**田原：**像您所说，毕竟要在生死关头，这样的机会不一定每一个医者都有啊。

**李可：**但是彭子益的著作就有这么个好处，你可以用他的那个观点，来考察历史上这些流派，和这些流派的主要论点，他们使用的一些方法，可以进行很明确的鉴别。他的功劳就在这。他把中医的精髓继承下来了，而且保存下来，以供我们以后每一代人都沿着他这个路子发掘，发展。这样中医才有希望。

**田原：**的确，读书是易事，思索是难事，两者缺一，便全无用处。（笑）也听到很多中医院校里的学生们抱怨，读一本好书很不容易，更不用说思考了。

**李可：**最好的中医教材是啥？不是统编的这套东西，而是有个北京光明中医函授大学，他们的教材都是吕炳奎主编的，是最接近传统中医的。那些个教材把中医的基本体系都贯穿下来了。虽然也有一些应付时代的東西，比如说西医的解剖学他也编进去了，还有西医的生理病理学什么的他们也讲讲。但主要还是以四大经典《黄帝内经》、《神农本草》、《伤寒杂病论》和《温病学》为主。

**田原：**西医解剖现在还是中医院校学生的必修课，而且很多中医院校都开始模仿西医的立项、实验，把中药打到老鼠、兔子身上，去看结果、看成分。

**李可：**那都没有用！中医绝对不会从什么动物实验中得出什么高招来，那完全是徒劳，完全没有用！活着的人，不但是和那些个小动

物不同，而且一百个人有一百种模式。绝对不可能像西医的那种，研究一种药，大家都能吃，中医没有这个。

**田原**：西医是想追求通用方吧，用一种药就能治大多数人的类似的病。

**李可**：那完全不可能。现在这个西医他也认识到了，就是人是有个体特异性的，这个就是我们中医辨证论治的基本点。他们非常重视这个东西，现在他也正在向这条路上走。



**田原**：这些观点您以前谈过吗？

**李可**：没有，这些东西太刺耳。大家心知肚明，就是不愿意放到台面上。安于现状，自欺欺人！

**田原**：会引起人们更多的思考。

**李可**：去年新华社西安分社对我做了一次电话采访，和我谈了大概有两个小时，因为这个人他很有意思，所以我无话不谈。最后他发表的时候，就光剩下了干巴巴那么几条，就是李可建议啊，国家应迅速设立中医部，以挽救中医，然后具体的东西就不见下文了。

## 诸病皆是元气受损 生死关头救阳为急

**田原**：您曾经遍访山西全境、南北七省，搜集清末民国年间彭子益的《圆运动的古中医学》，认为这本遗书是近百年中医史上的一座丰碑，为什么？您认为汉唐以前的古中医与现代中医学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李可**：所谓的古中医学其实都是汉朝以前的中医学。汉唐以后由于好些人误解里面的主要观点，所以中医就走向了歧路。近现代的、西化以后的中医，都有好多错误的看法。

这个问题最早发现的人是谁啊？就是彭子益。彭子的理论源自于河图洛书五行理论，到他逝世前发展为圆运动的古中医学，他在伤寒理论编进一步指出五行中土为中心，运中土可以溉四维，带动中气升降源源不断地供应五脏以生命的活力，火可以生土，假使脾胃病用本药治疗无效，就要益火之源以生土。先天阳气是属火，命门之火叫阳根，阳根一拔，生命之无延，就没办法延续了。彭子还明确指出，中医的医易结合，《伤寒论》的全部奥秘，都在一个河图里体现了，一个河图的道理包括了中医所有的道理。他在1947年到1949年，临终的前一两年，将他一生的经验，写成了这本《圆运动的古中医学》。就把这个从《内经》、《易经》，《伤寒杂病论》所有的古代中医学的研究，全部继承了下来。这个书和我们现在的中医学院的教材完全是两回事。他和近代的中西汇通的观点完全不一样，那和中西结合派的观念就更不一样，它是真正古代的中医学。



李可主校的《圆运动的古中医学》

彭子益的基本观点就是所有病都是本气致病。什么叫本气啊？本气就是元气，就是我才说过的混元之气。就是人在生下来以后，脾和胃中间升降所产生的中气，中气为后天之本，是生命的支柱，十二经（也就是五脏六腑）的经气好像轮子，中气的升降带动了十二经气的旋转，于是生命运动不停，当升则升，当降则降，是为无病，一旦中气受伤，升降乖乱，就是病；中气又是五脏的后勤部，假如没有这个中气维持，不断地供养，五脏就无以所养，最后阳气就无法生存。

先天的阳气，元阳，所有病都是因为这个东西有变了。不管你受了外界多大的干预，到你这个具体的人身上，首先就表现在哪一部分（元气有变的地方）受损伤。中医治病就是以本气为主，以人为本。不管任何病，本气强的，受邪从阳化热、化实；本气虚的，从阴化寒、化虚。

就算有些病是受外因的伤害，但是很多年都搞不清楚是哪有外邪，或者是哪一种外邪伤害了元气，最后归结到他目前的证候啊，首先建立、巩固他的后天。脾胃为后天之本啊，五脏皆禀气于胃，“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通俗地讲就是你首先让他吃得下饭，他才有抵抗力。

再一个就是肾气，脾肾为人身两本，治病要以顾护两本为第一要义。



古人有个形象的比喻，脾胃如釜，就是把脾胃比作是灶台上的锅，肾气为釜底之火，肾气就是肾阳，就是锅下的火，锅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食物和水，火力不够，这个水和食物怎么样才能熟得了？所以到最关键的时候，要照顾锅底之火。保护少阴经的那个元阳，元气不要走散。



脾属土，凡是脾胃病，假使理中不效，速用四逆。四逆汤是回阳的，补肾阳，所以就是补火生土！中气伤犹可救，肾气伤，彭子益叫做：拔阳根，从根拔起，生命终结！

治病的大法主要就是这么两点。

**田原**：就是您常说的“生死关头，救阳为急”。这句话现在网上火得不得了，成了您的经典语录了。

**李可**：这也算是一个基本的大法。反正你不管它什么病，只要危及生命了，就赶快把阳气先救回来，别让它跑散。但是意外的情况，

比如说肿瘤病人，大量地用抗生素，又做过放疗、化疗……放、化疗对人体的摧残很厉害的，做过以后喝水都要吐啊，更别说吃东西了。

这样的人要先救他的胃气，等什么时候胃气恢复一点，你再治病。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在给一些错误的医疗方法擦屁股，这个费了我们很大的劲，几乎每一个病人都有这么个过程。

**田原**：追随古人的脚步给了您自信，所以您在《李可老中医急危重症疑难病经验专辑》的序中曾说：“古中医学派，必将逐一攻克世界十大医学难题中之心、肺、肾三衰，肿瘤等奇难重危急症！”

**李可**：有些个西医曾经对我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他们对我说：你们空谈什么治未病，就像遮羞布，一个挡箭牌，我们束手无策的疾病，你们也没有什么高招。我就对他们说，我说同志，你们错了，因为你们不懂中医三千年的历史，现在所说的十大医学难题，包括心脏器质性病变、癌症、脑血管病（包括高血压一系列症状）、肺结核、糖尿病系列病症、免疫缺陷病、血液病、慢性肾衰、运动神经元疾病、艾滋病！这些个病西方医学界在本世纪初就提出来了，他们经过100年的奋斗，也没有成功，要我说基本失败了。但在中国来讲，这些病并不是现在才有，而是自古有之。早在张仲景的时代、孙思邈的时代，对其中的一些重要的、威胁人类健康的难题，已经做了比较好的解决，这个距今已经2000年左右。

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医的传承发生了断层，很多宝贵的医学遗产没有能够继承下来啊。

特别是近百年来，中医处在四面围剿的困境中，为了寻找出路，最早选择了中西会通，拿我们民族的东西、拿东方的东西向西方靠拢！然后进一步搞科学化、现代化，最后结果只能是自我毁灭。这些情况大家可以说是目睹的。

那么中医复兴的路在什么地方？我说不是现代，而是2000年前的古代，不是西方，而是东方，中医的生命的灵魂是中华文化智慧的结晶，走《易经》与《内经》结合的路（而绝对不是中西医结合）。是《伤寒杂病论》，医圣张仲景创立六经辨证一整套的理法方药，统病于六经之内而囊括百法，是攻克世界医学难题的一把金钥匙！

## 偶下重药起死回生 中药奇效全在剂量

**田原**：中医的很多宝贝在历史长河中被冲刷，被修改了。这也是您遵循古中医学的原因之一？

**李可**：所谓的古中医学，应该是汉唐以前的中医学。汉唐以后出现了金元四大家，这个时候中医就开始走向偏颇了。到了明清以后，李时珍那个年代，人们连药方的剂量都搞错了。

李时珍写那个《本草纲目》的时候啊，搜集了很多民间的验方，但是他那个方子有个什么特点？上面都没有剂量，拿不准该放多少，他那个年代的度量衡跟汉代的又有很大区别，好多的剂量都很大。究竟在临床实践当中会出现什么问题，他也拿不准，那怎么办？就“古之一两，今用一钱可矣”。就是古代要用一两药物，现代把它用到一钱就可以了，十分之一。

这样的话，《伤寒论》也缴械了。《伤寒论》本来很厉害的，就像是一位勇猛的将军一样，张仲景当时就明确了利用附子的毒性，生附子一枚破八片，有毒，破开后煮的效果要大得多，阳气衰亡时，附子毒性就是救命仙丹。但是这个将军现在没有刀也没有剑，近代光看到毒性，没有往更深层次去思考，力量肯定就弱了。剂量就是《伤寒论》的刀剑。

我在60年代的时候，在实践中就发现，教科书里头那些古代的方子有个很奇怪的问题：就是很有效的一个方子没有剂量，你得自个儿去琢磨。

**田原**：这可怎么办，连做医生的都得摸石头过河了。您开的方子药量都很大，如果按拳击来说，属于重量级的（笑）。您是怎么发现剂量的秘密的？

**李可**：我怎么样能发现呢？有一次，一个老太太，病得很厉害，医院下了病危通知，让抬回家准备后事。她儿子和我是朋友，就找我去看。我一看四肢冰冷，脉搏非常微弱，血压测不到。当时开了方子，用了一两半的附子，总共开了三剂药！我说你回去以后给老太太煮上吃，如果吃了药后体温上来了，就有效，你就再来找我。结果第二天他就来找我，说我妈情况很好，不但能够坐起来，还吃了很多东西，还

张罗要下地帮儿媳妇做点家务活。我说不行！我昨天给你开了三剂药，怎么一天就吃完了？他也摸不着头脑了，就回去跟他媳妇说，原来他媳妇一着急，三付药给熬在一块了（笑）。一付一两半，三付就是100多克啊，水又加少了，药熬得剩下一点儿。他们就给老太太过一会儿喂一匙，喂了40多分钟，药吃完了，老太太眼睛睁开了，第二天就下炕了。

这说明什么？说明药量问题是个关键问题。

后来到了80年代啊，我们国家考古，发现了一些个文物，其中就有东汉的度量衡器，叫“权”。“权”与《伤寒论》产生于同一个时代，是那个时代的度量标准，有液体的量法是升，有中药的量法——一斤是多少，一两是多少……还有好多钱匕，相当于现代的药匙，比如把中药碾成末以后，病人要买一钱药，一钱是多少呢？你就量那么一钱倒在你买药的人手里边儿。



当时啊，上海有位教授，他就根据这个东西做了具体的研究，研究出一种新的计算方法，汉代的一两，就是《伤寒论》上写的一两啊，我们首先把它折算成10钱，1钱为3克，也就是说1两为30克，如果少于这个量，就不能治大病！但现代人多直接乘以15.625，认为1两为15.625克，正是30克的一半。

**田原**：如果后来没有发现这种新的计算方法，大家可能还是无法理解，您怎么敢给病人用那么大的药量！（笑）看来您的眼光和胆量都是超前的。

**李可**：那可不敢当（笑），我当时就是误打误撞。发现这个奥秘后，我就逐渐地查找历史上为什么发生断层。为什么《伤寒论》的方子有时候也治不了病了。查来查去，从李时珍开始，就都变成现在的小方子了，几钱几分地的用，虽然也可以治好些个病，但我认为治不了大病，在重危急症领域起不了多少作用。

**田原**：也就是说《伤寒论》的理论虽然非常精炼，但在用药的剂量上如果没有到位，治病的效果肯定会要大打折扣？

**李可**：等于把那个方子肢解了，只剩一个空壳，它怎么能治病啊？所以我发现了这个东西以后，才开始用大剂量的附子给病人治病。那个很危险啊。

**田原**：何止危险，超过药典规定的剂量那么多，已经犯法了。（笑）

**李可**：（笑）对啊，药典上规定最高剂量9克……

## 刘力红率众尝毒药 抓方子公安先签字

**田原**：您开附子，最多的时候开过多少克？

**李可**：用量不等，反正一般心衰重症的病人，基础剂量得200克。抢救急重症啊，就得加大用量，这个东西啊，一下还说不透。

**田原**：只是基础用量就用到200克，可能有的病人还要用的更多，半斤甚至一斤都有可能用上？（笑）

**李可**：那个很少。

**田原**：《神农本草经》上说：“附子，味辛温有毒”。现代实验研究又表明15克附子可以毒死一头牛，您基础用量就要200克了！但临床实践证明：对重症病人立了奇功。（笑）

**李可**：我们行内的人啊，因为受了西医药理研究的影响，认为附子有大毒。虽然《神农本草》也这么记载，但是中药这个毒性啊，它都是相对的，比如说你得的是热证，那么我这个大黄、石膏对你来说就是仙丹；如果得的是严重的寒证，那么附子啊，这些东西就是良药。你治热证用附子，那一点儿都不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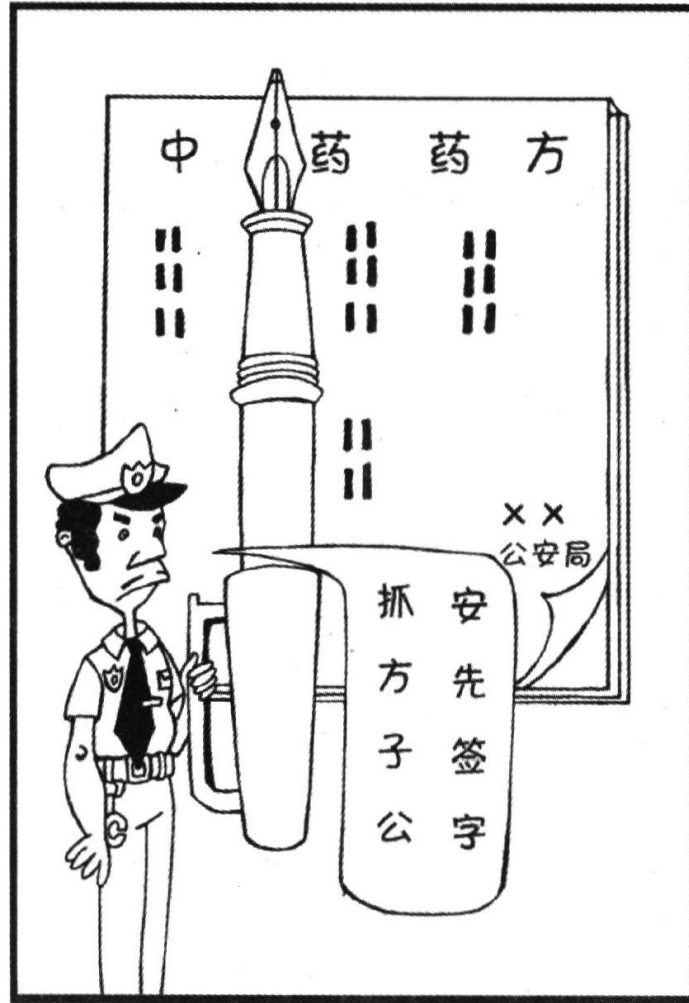
2004年在南宁的时候，刘力红带着好多研究生，都是每天起来，单纯尝附子。看看到底人体对附子的耐受有多大，究竟有什么反应，看看会不会像现在科学成分讲的附子有没有那么大的毒性。其中有很多同志在每天早上尝附子的过程中，就治了他好多病！我们这代人用附子都有亲身经历，我们的弟子都是首先自己去尝药。在治疗中，一旦经过辨证，立出方子，那是不会有问题的。以前方子里有用防风、蜂蜜、黑豆的，都是为了解附子的毒，这样就把药的力量减弱了。

**田原**：用中药的偏性来纠正人体的偏性，这对一名中医来说是很熟悉的概念，但是大量用附子却不是谁都有这个勇气。现在听您笑谈用附子治疗重症病感觉很轻松，但是这个过程走过来，也经历很多坎坷吧，这么大的剂量，哪儿敢光明正大地用啊，药房都不敢给您抓药吧？（笑）

**李可**：我开始用大量附子抢救病人的时候，我的好多方子都要经过我们县里的公安局长签字。

**田原**：有意思，中医开药，公安局长签字，这在国内外的医疗史上也是个例。可是，公安局长不是医生，怎么就能给您签字？毕竟是大毒，他怎么敢做这个担保？

**李可**：他不签字你就取不出药来。因为他了解这个情况，他见我用药治好过病，我也给他的家人看过病。所以遇到这种情况，要不就是院长签字，要不就是公安局长签字。（笑）



**田原：**（笑）您老人家真是厉害！医生开方子还要公安局长的签字才能用药，您看了十几万人，这公安局长的字儿可没少签？

**李可：**（笑）以后慢慢大家都了解了，他们一看是我开的方子，药房就给药。

**田原：**开出第一张有大剂量附子的方子，多大年纪？

**李可：**三十多岁。

**田原：**还很年轻呢！那时候心里就有底？

**李可：**啊，那个时候都很有把握了，没把握你不是自找倒霉？  
（笑）

## 细辛致命已成往事 续命煮散妙治中风

**田原**：除了附子，您细辛的量用的也挺大的。有句话叫“细辛不过钱，过钱赛红矾”，用量过大，会导致气闭而死，您在大量用细辛的时候是怎么考虑的？

**李可**：细辛的问题大概是在宋代，出现的这个错误，而且讲这话的不是医生，而是一个看守犯人的牢头。当时有一个犯人自杀了，在他的尸体边上发现旁边放着些药，他鉴别以后认为是细辛粉，所以后世就流传“细辛不过钱”这样的一种说法。你说张仲景用的量超过“一钱”多少倍？《伤寒论》基础剂量是三两，我用这个量用了40年，没有发生过任何问题。有些特殊的病，特别是接受了河北名医刘沛然老先生的经验之后，刘老先生治重病最高用了200克，我最高时用到120克，也不会有什么问題。

唯一的缺陷是细辛味道太大。我们用的辽宁产的北细辛，我多次喝这个细辛，都恶心。

**田原**：您自己也吃？

**李可**：我前段时间突发中风。我自己开方子，就是小续命汤，加细辛、附子。当时说话都困难，舌根都发硬。

**田原**：但是现在完全看不出有任何中风的迹象。

**李可**：这段时间恢复得不错，我吃了好几十付药。但还稍微有一点问题，说话太快就流口水。

**田原**：没有啊（笑），您也针灸吗？

**李可**：这个也不需要，针灸是治疗中风的其中一种方法。过去认为中医的治疗手段是“一针，二灸，三服药”，因为针灸那个东西，几乎不需要花钱，就能解决好多问题，高明的针灸大夫啊，他可以通治百病，只要他判断准确，扎上几支针，把上下、表里调一调，这个病就好了。而且针灸也是急救方面的重要手段，在这方面针灸比那些现代医学的治疗手段快得多。一旦你稳住，先让这个人有命，然后再服药，就能把他救回来。



**田原**：“一针，二灸，三服药”，那您应该属于“三服药”里面的。（笑）您这次中风是自己开的方子？

**李可**：对。

**田原**：吃了多长时间？

**李可**：两个多月。

**田原**：师母，您给我们描述一下，李老发病的当时是什么状态？我们现在根本找不到李老曾经中风的痕迹。（笑）

**师母**：中风时就是流口水，全身麻木。我们俩都是中风啊。

**李可**：她（李老的夫人）也中风，我们俩一起吃药。（笑）

**师母**：他太累了，没办法的。现在看的病和以前的不一样。比如以前得癌症的很少啊，现在得癌症的人挺多的呀，每个人的病都不一样，用药就不一样，就要思考，就疲劳。

**田原**：但是又不能停下来，很多人都把李老当成救命的大医。李老，您怎么认识中风？

**李可**：这和正气虚有关系，疲劳过度。

中风这个东西啊，从明朝以后啊，就出现了关于内风、外风的争论。特别是到了清末，特别是1840年以后啊，西方医学进入中国，当时对中医的冲击非常厉害。使得一部分中医就考虑一些应对的方法，这个就是最早的那个“中西汇通派”，如果你不懂现代医学的东西，那你这个中医就不能够立足，就不能生存，所以他们就搞这个东西。

本来中医治疗中风这种病啊，并不分内外，因为它有形，有证，你就根据这个形和证判断他是哪一经受病，你就治哪一经。如果它牵涉到的方面多，你考虑轻重缓急，侧重于哪一面，基本的方法就是《伤寒论》和《金匱要略》里边儿有个复方，叫《古今录验》大小续命汤。

这个东西在历史上流传的时间在2000年以上，最早应用的是谁啊？唐代号称药王的孙思邈。孙思邈自己中风以后啊，完全不能动，他就口述一个方子，让徒弟帮他磨成粉，做成“煮散”，什么叫煮散？就是一付中药，打成粉，分成若干个包，一天几包，放到水里边煮开了，然后连汤带药喝下去，那个叫“煮散”。这个比汤剂稍微慢一点，但是比那个丸剂又快。孙思邈一天吃四服，吃了十天十夜，第十一天的时候他自己起

床了，这证明“大小续命汤”在治疗中风范围这个病，那绝对是久经考验的。

所谓“古今录验”，古，是指汉代以前，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这么长的一段历史，治疗中风都是用这个方子的。而且他这种方法最后还被附录到《金匱要略》里边了，因为他的主体辨证方法合乎张仲景《伤寒论》里边的六经辨证。

现在呢，我把常用的治疗中风的方剂和用法提供出来，供有志于复兴古中医的青年一代辨证施用：

**方名：孙思邈“续命煮散”（《千金方·治诸风篇》）**

**组成：**

**麻黄 川芎 独活 防己 甘草 杏仁 各90克**

**紫油桂（不可用普通肉桂代替） 生附子 茯苓 升麻辽细辛 高丽参 防风 各60克**

**透明生石膏150克 生白术120克**

**上药一并捣粗末，混匀备用。**

**用法：**

**每次14克，绢包（细密之白布亦可），加水800毫升，文火煮至400毫升，分作4次饮，3小时1次，重症24小时用28克，不可间断。连饮7～10日。**

**加减法：**

**1.口眼歪斜。加清全蝎90克，大蜈蚣100条，僵蚕90克。**

**2.失语。加麝香0.3克/日，另冲服。**

**主治：**

**1.中风急重症**

**2.高血压、脑动脉硬化，出现中风先兆者**

**3.风痲（原因不明之瘫痪）**

**特别说明：**

1.此方为大小续命汤类方，为唐代孙思邈自拟自治方，孙真人方后有注云：“吾尝中风，言语蹇涩，四肢痿曳，处此方，日服四，十日十夜服之不绝，得愈。”我用此方治愈了自己的中风急症。大小续命汤也是我十几年来治疗中风的常用方，没有任何副作用。

2.方中，生附子所占比例极小，绝无中毒之虞！方用绢包，意在但取火气。

3.方中有大量生石膏反佐，对高血压无碍。

我中风以后右侧麻木，舌头发硬，讲话困难，回去就开始吃这个药，半个月就基本恢复到目前的程度。

**田原**：谢谢。嗯……孙思邈的《千金方》里的治诸风篇，似乎名气大的方子还有一些吧，而且用了十几、几十句话阐述，只是这个“续命煮散”不过三言两语，不是很起眼，要不是您慧眼把它使用出来，也许更没有人知道它了，精华往往就这样错过了！

**李可**：这个东西是古代治疗中风的一个经方。大小续命汤差不多，大续命汤多了一个生石膏。

**田原**：目前有数据显示全球每年有500万人死于中风，很多上了年纪的人一听到中风都觉得害怕，但是在您这儿似乎很简单，一个方子就能解决问题。为什么更多的医生做不到这一点？

**李可**：这个方子现在用得少了，为什么？因为这个方子被清末民国初一部分中西汇通派骂得狗血淋头啊，他们按现代医学研究结果，认为中风就是“肝阳上亢”，治法就要“镇肝息风”，最著名的就是张锡纯。还有南方的一个张山雷，他写过一本书，叫作《中风斟论》，就是把古今所有治中风的東西，作细节地批判，受批判最重的就是这个“小续命汤”，他们认为麻黄都不能用，桂枝都不能用，因为现代药理认为其中附子、麻黄、桂枝有升高血压的弊病，基本就被禁用，附子就更不用说了。他认为这些东西影响人的高级神经，使神经亢奋……中医管那些东西干啥啊？你治病就对了，所谓那个亢奋啊，就是阳气不守往外越的一种表现，你把它收敛起来就对了。

他们用镇肝息风的办法，没有治愈一例中风病人（笑），一个都没有。急性的他们也救不过来。你像我们主张治疗这个急性中风，昏迷不醒就是用生南星、生半夏、生附子……一大堆的剧毒药，现代医学研究认为可以毒死一百头牛的这种东西啊，喝进去就好了。（笑）

**师 母：**他喝了这个药以后啊，都休克过好几次了。最后一次喝下去都口吐白沫了。

**李 可：**……（笑）

**田 原：**李老自己试验？



李可和夫人在厦门

**李 可：**那个不是试验。我喝下去之前，就知道，要有那么个过程。《内经》里都讲了：“药不瞑眩，厥疾弗瘳”。就是你那个药下去以后，恰好和你的这个病机相合，正邪相争，那个过程你就晕过去了。不过时间很短，不到一分钟。

**田 原：**您就晕过去了？（笑）

**李 可：**就是啊。要不然我怎么会好这么快啊（笑）。但是如果你要给一个中央首长用这个药，你就得犯思量啊。所以为什么古中医传不下来？就是有好多原因。过去宫廷御医那套东西完全不可取。

**田 原：**宫里的方子、方法大都以延年益寿，保健强身为主，那可是给皇帝、贵族看病呢。

**李 可：**对。他随时有可能会被杀头啊。但是民间呢，不但要治病还要救人，不然他马上就呜呼哀哉了，你就要从阎王爷那儿把他拉回来。（笑）

**师 母：**那是给自己喝呀。要给别人喝的话……

**李 可：**不行，有好几个病人出现这种情况就来找我。其实这种情况很容易解释，就是吃药以后啊，调动了人体的自我修复机制，和外邪抗争的一个具体表现，这个反应越剧烈你的病好得越快。

**田 原：**病人忽然晕过去，做家属的都着急，这个也可以理解的。这么看来，咱们最应该做的啊，就是把《黄帝内经》先普及了，让大家都懂得“药不瞑眩，厥疾弗瘳”，您这方子用起来才能百无禁忌呢。

（笑）

**李 可：**所以我们用药要遵照《神农本草经》的理论和原则，我们看病、辨证要遵循《内经》，《伤寒论》，医圣张仲景的方法，而不是后世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我的意思就是这些方法你们可以放心大胆的用，不会出问题，只要你辨证准确。附子并不是现在讲的这么可怕，畏附子如蛇蝎。

## 打电话隔空治重症 救心汤挽回老太命

**田 原：**说到附子的用量问题，虽然临床证明安全、有疗效，但药典对附子用量依旧有严格的限制。

**李 可：**其实这个限制就是把中医的手脚捆绑起来的一种手段。因为现在的药理学啊，主要就是西医的药理学，一味药要想使用，先得把这个药里面含有哪些化学成分，这个化学成分经过研究主要针对哪些病，要搞清楚了，才能把它拿来用。中医现在用药也要考虑这个啊，你不考虑不行啊，药典就是法典，一旦超过药典的规定剂量了，那不是犯法吗？所以中医问题需要改动的太多了，那几乎就是一场革命！

**田 原：**这场革命要颠覆中医的现状？（笑）

**李 可：**（笑）没有办法，这就看中央将来是个什么态度。如果中国不很快成立一个能自主的中医部，大刀阔斧重新收拾中医这个烂摊子，那中医就没了救了，只能是一天不如一天。

**田 原：**您的想法很有冲击力，但是除去我们今天谈了这么多，很少能听到您的声音，是因为太累了，不想说得太多了？

**李 可：**我和外界接触很少，除了这几年。自从我和力红认识以后，外界找我看病的非常多，这几年网上说我的事儿，弄得我很被动。国内、国外到处有人给我打电话、询问我在哪儿的……没办法。

**田 原：**为什么会觉得被动？

**李 可：**你比如说，有好些个病人，有在海南岛的，有在其它边远地区，或者在国外的，他来个电话就请你给开个方子……有些个特殊的，就是我能够判断清楚的，那我乐意帮助。但是有好些个情况，特别是肿瘤晚期，五脏六腑都受损伤的情况下，你这个方子怎么开？很费事儿。（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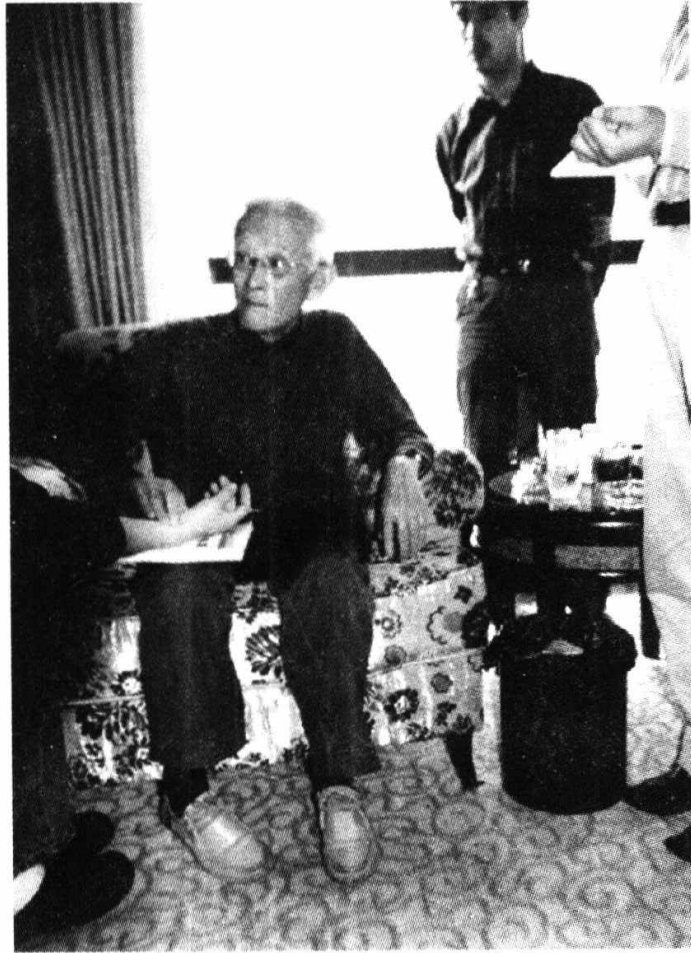
**田 原：**（笑）现代社会良医已经很少了，好不容易发现一位真的能治病救人的大医，都把您当成湍流里的最后那块浮木了。您通过电话开过方子吗？

**李 可：**有好些个。

**田 原：**也给开附子？

**李 可：**对，用大剂量的附子治。

**田 原：**古时候有悬丝诊脉，武侠小说里有隔空点穴，您这更厉害，隔山隔水的给人治病。（笑）中医讲望闻问切，像这种通过电话开出去的方子就只剩下闻和问了，这样开出去的方子效果怎么样？李老您给我讲个例子好吗？



李可为患者诊脉

**李 可：**呃，也都治好了。在2005年的时候，延安保育院最早的第一任院长，是位老同志，她病了，是由肺癌、胃癌，转移到胰头，最后并发心衰。她是好多种癌症，阴阳气血都竭绝了。北京方面就建议他们找我。当时周围的朋友就劝我，这事不要冒险，她是有身份地位的人，是个老革命，是对国家有功的人。她在战争时收养的21个孤儿其中有17个是少将。她对国家有很大贡献，你这么几千里，贸然在电话里告诉他一个方子，出了问题怎么办？我考虑再三，最后告诉他们说，这种同志我们更应该想尽办法救她，根据我的经验，不会出问题。就把这个破格救心汤的方子发过去。老太太吃了药，第三天就下床了。以后我还专门去看过她一次。最后活了三个多月，死在什么情况呢？我离开新疆以后，西医说好不容易身体情况大有好转，再用化疗的方法把它攻一下，把它消掉不是更好么？最后大剂量化疗一次以后就再也没有起来！

**田 原：**太可惜了！

**李 可：**我们古代的中医，为什么妙手回春？起死回生？为什么古代中医大病小病都看，而且最擅长治疗急症？这是由于历史上原因发生断层，没有传承下来，我是很偶然机会误打误撞碰出来的，经过实践，证明这些方法稳妥可靠。而且2005年以后凡是大剂量长期服用附子的病人，我让他们每个月做生化检查，看看有没有肝肾损害。检查结果全部没有，而且长期的血尿，尿蛋白，经过长期温阳，这些东西都没有了。

**田 原：**李老，您说的这些方法都是别人所不敢用，方子大，附子的剂量大。但是也有很多人用小方子，三两味药，疗效也很好。您怎样把握剂量的大小？尤其是对附子、细辛一类被认为有毒药物，怎么把握量的问题？

**李 可：**这个问题不好回答。根据我的经验，在我的治疗初期，治疗急危重症的时候，其中有6例心衰患者，在救过来之后并没有维持太多时间。后来在临床中我发现，在急危重症这块，用小剂量的话只能是隔靴搔痒。

很多人有种误解，这么多看来有毒的药物，会不会中毒？我反复讲了这个问题，只要辨证准确，大量药物是不会中毒的，而且可以起到很好的疗效，是救命仙丹，相反，辨证不对，很小剂量也会出事的。据我一生见到的危症没有一个是小剂量药物能够治疗成功的。中药的毒性是相对说的。根据我的经验，假如他是个寒证，用多大的量也不会过，假如他是个热证，是个假寒证，你辨证有错，用再小量的附子他也受不了。我在治病的过程中，也曾想向前辈学习他们那种轻灵，但是最后都失败了，这也许是我的功力不够！

**田 原：**可以这样理解吗？中药治病是以药的偏性纠正人体的偏性，所以只要辨证准确，就不会因为量大而导致中毒，反之如果辨证不准确，那么很小的剂量也会中毒？

**李 可：**对，我用了几十年的附子，我开的方子里从来没有出现过附子中毒的，反倒是参加过抢救乌头碱中毒的。（笑）

**田 原：**别人用了出问题了，您去抢救？（笑）

**李 可：**呃。而且他用的量很小很小，可是中毒了，这就说明用附子要把握当用不当用的问题，切忌片面地追求大量或是轻剂量，这是最关键的。



## 乌头汤巧治风心病 小青龙妙解肺心病

**田原**：李老，您以治疗急重症特别是挽救心衰患者闻名于天下，（笑），咱们可得专门谈谈心脏病方面的问题。有统计显示，全球每年死于风心病、肺心病、冠心病、扩张型心肌病的人数达到500万~700万人，这个数字非常庞大，而且有很多是十几岁的小孩子也得了心脏病。您觉得心脏病的发病人数逐年上涨的原因是什么？

**李可**：与现在的生活习惯，盲目引进西方饮食，大量地吃麦当劳，喝各种饮料有很大关系。

**田原**：您到目前为止治疗过多少例心脏疾病患者了，统计过吗？

**李可**：大约治过有6000例，其中1000例以上，是现代医院发出病危通知书，放弃治疗的。

**田原**：成功率是多少？

**李可**：基本都成功，都恢复健康了，所以在器质性心脏病的领域，我认为中医基本取得成功！

**田原**：您能给我说说您的治疗思路，让年轻的中医生们也取取经。（笑）

**李可**：大至有这么四种：

第一类风心病和肺心病，我对病因病机的认识是本气先虚，风寒之邪外侵，正气没有力气把邪气撵出去，反复受邪，由表入里，由浅入深，层层深入，最后深附在三阴经的本脏。我经常说阳虚十占八九，阴虚百难见一，寒实为病十占八九，火热为害十中一二。很多是真寒证，又有很多假热证，所以辨证一定要准确，稍有差异，生死攸关。总的一句话，病因虽有多端，总根源只有一个，人身皮毛肌肉，经脉官窍，五脏六腑但有一处阳气不到，就是病，这个可以概括所有病的主要病因。



那么风湿性心脏病、肺源性心脏病，怎么治疗？

先要了解了风心、肺心病的来路，本来都是太阳病，是外感表证，最开始的时候都很轻。还有就是我读各家伤寒论注时发现的，他们都有一种观点：病怎么来了，你就让它怎么散去。病从太阳经来，那就通过各种方法，再把它从原路透发出去，病就好了。不要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要光看到表面，要透过表面看本质，不然，花费了很大力气也治不好。

《内经》关于病因有这么一段话：“邪风之至，急如风雨”，四时不正之气（邪气），侵犯人体的时候，急如风雨，防不胜防。我们应当怎么办？《阴阳应象大论》讲了“故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肉，其次治经脉，其次治六腑，其次治五脏，治五脏者，半死半生也”，讲得非常清楚，病入五脏，就是半死半生的格局。

对于病因方面，《灵枢·百病始生》篇作了补充，描述了百病由浅入深的层次关系，说明什么问题？就是寒邪侵犯人体之后，由表入里，由浅入深，由腑入脏，进入到最深层了。这个时候，有些医生或者病人就以为把表面的症状解决掉了，病就好了。其实有很多的病，都只是把表面的症状去掉了，内邪还没有完全祛除，每次都留下一点，日积月累，如果我们没有辨证准确治疗错误，就给“病”帮忙了，病就越来越深，越来越重。所以《内经》结论说“上工取气，救其萌芽”。

**田原：**在萌芽的阶段就把病治好，这是中医治未病的观点呀。

**李可：**对。疾病最初只进入到人体的轻浅表层，《伤寒论》中关于太阳经的讨论最多，病在太阳经很容易误诊，明代张景岳《景岳全书》说，治病的时候，假使你错了，宁可错以误补，不可失于误攻，误补犹可解救，误攻则噬脐莫及（表示悔恨到了极点），从这话里可以体会这位老先生在临床中一定走过很多弯路，一定犯了好多错误，世界上百行百业难免错误，唯独我们医生不能错误，一旦错了就是以人的生命为代价！所以《伤寒论》关于太阳经的内容，很大一部分并不是直接治疗疾病的，而是对于太阳经误诊的人所采取的补救方法最多。

我们知道了来路，也就知道了怎么把疾病散去，让它从哪来，回哪去！如果说我就治“病”，不管前因后果、体质强弱，这样就会治标害本。比如，治外感病最常用汗法，它是中医治疗八法为首，汗法不仅仅出汗，而是开玄府（打开毛孔），通利九窍，托邪外出！

**田原：**其实，这种方法是要损伤人体元气的？

**李可：**对。诸症要先解表，解表多用麻黄汤。但是呢，用麻黄汤治外感，恰恰犯了“头痛医头”的毛病，因为麻黄汤属于汗法，要伤到人的元气。现代人的本气无一不虚，没有一个人是完全健康的，所有的外感病也都要伤到内在。所以不能单纯解表，我觉得麻黄汤之类的方法就尽量不用。

当外感内伤同时发病，就是《伤寒论》所说的太阳少阴同病，就应该固本气，开表闭，就可以用麻黄附子细辛汤，如果很虚的话可以加点人参。

肺心病和风心病就是按外感内伤同时发病，这两种病的症候主要表现为：咳、喘、肿、全身痛。风心病，就是《金匱要略》乌头汤证的虚化；肺心病，就是小青龙汤证的虚化。所以我治这两种病就是以这两张

方子为基础，结合病人当时的体质方面主要的缺陷，先救本气，保胃气，固肾气，用张仲景留下的方子来探索治疗的方法。

这个方子，凡是出现筋骨疼痛，肌肉麻木疼痛拘挛，加止痉散，就是全蝎6g、蜈蚣3条打粉冲服，坚持一段，就可以把风心治过来，而且二尖瓣、三尖瓣闭锁不全，顽固的心衰，脑危象这个方法都可以救过来。另外吃中药的同时，配合培元固本散效果更好。

### 我治风心病的一个常用方：

生北芪120~250g 制附片45g 制川乌30g 黑小豆30g 防风30g  
桂枝45g 赤芍45g 炙甘草60g 麻黄10~45g 辽细辛45g（后下10分钟）  
红参30g 蜂蜜150g 生姜45g 大枣12枚 九节菖蒲10g

（说明一下，《伤寒论》麻黄汤的剂量是3两，折算下来抛掉尾数是45g，很吓人，这么燥烈的东西，会不会引起亡阳？不会。我在最早的时候45g麻黄另煮，按照《伤寒论》的煮麻黄的方法，先煎去沫，我们煎麻黄很少见沫，因为剂量太小，一两以上，水开了一分到一分半钟左右上边有一层沫，10g左右不会有沫，另煎出来放到一边，用本方的时候每次兑麻黄汁三分之一，得汗止后服，去掉不用了，有些人45g仍然出不了汗，有些特殊病120g麻黄才出汗）

这就不是乌头汤原方了，我们知道经方是不可以随便加减的，当时在我初用附子、川乌时自己心中也没有把握，自己煎药来尝，尝到多少分量的时候出现毛病，出现问题。

**田原：**川乌可是剧毒，您也自己尝，不怕出问题吗？

**李可：**没事，万一发生中毒，我准备了绿豆汤、蜂蜜。实验的结果是三五十克根本没有问题。当时我很年轻，三十一二岁，以后我对后代也是这样交待，我的学生，凡是有志于恢复古中医的同仁，首先要自己亲口尝一尝，体会附子什么味道。

### 还有一个治疗肺心病的常用方：

肺心病实际上就是小青龙汤证虚化，所以就用小青龙汤加味，因为寒邪深入少阴。所以要用附子、细辛。

麻黄10g~45g 制附片45~200g 辽细辛45g 高丽参15g（研粉冲服）  
生半夏45g

**(说明一下，高丽参为什么研粉冲服？因为散剂比汤剂慢，可以把下陷的中气，从下边慢慢提到上边，对喘症有用)**

我一辈子用的生半夏，书上写的是1克，实际我每月平均剂量是30~50公斤，和附子情况差不多，比生南星多一点，绝对不会出问题，这是张仲景告诉我们的，我们要相信医圣是不会错的，所有《伤寒论》的方子半夏都是生半夏。生半夏后面有个洗字，就是用开水冲一回，为什么制半夏治不了病？很多人不知道制半夏的制作过程，清水泡15天，泡到发酵，再加水加白矾，又15天，然后拿姜、甘草和到一块，再泡15天，共45天，制出来的半夏纯粹是药渣子，治不了病。

再一个问题，根据《神农本草经》，半夏治病是辛以润之，它为什么能通大便。我用生半夏先是洗一洗，洗下来的水是黏糊糊的，滑的，那个就是通大便的。凡是辛的东西都有润的作用，产生津液，附子大辛，可以生津液。左季云老先生评价附子就是通阳生津液，阳生阴长，卢火神的观点也是，阳不生，阴不长，所以生半夏绝对无害。民初的张锡纯老先生就是用生半夏，近代的朱良春老先生，也是用生半夏治病，生半夏治病非常快，刚才介绍的这两种病用制半夏完全不会起作用。

**干姜30g 五味子30g 制紫菀15g 制款冬花15g 柯白果打20g 肾四味各30g 炙甘草60g 桂枝 赤芍各45g**

**这就是我常用的小青龙加味的方子。**

这个方子曾经治过几个肺间质纤维化，现在还有一个，在北京住协和医院发了病危通知，他儿子着了慌到山西找我去了，他吃到7服药时，就把氧气摘掉了。

**这两种病发展到重危急症阶段时，就用大破格救心汤！**

这个破格救心汤就是我在学习《伤寒论》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个东西，我所以加山萸肉、龙骨、牡蛎，主要是为了敛，我发现四逆汤，虽然以炙甘草为君，2两炙甘草仍然不能扶土，扶土的意思就是用土来覆火，阳气回来以后不久又散了，就是因为三阴里头厥阴病开得太厉害，疏泄过剩，阳气一回，相火又散开了，所以山萸敛厥阴之气，治疗心衰，在四逆汤类方里头这是比较可靠的一张方子，很稳定，凡是治好的病人，很少反复！

**田原：**那么冠心病呢？现代人四十几岁就开始出现冠心病的症状，也能用破格救心汤吗？

**李 可**：冠心病的治法有所不同，因为病机不一样，根据症候归纳分析：我认为它主要是痰、湿、瘀、浊，邪踞胸中阳位。和高血压的道理一样，清阳不升，浊阴不降。头为诸阳之汇，那是阳气最旺盛的地方，怎么会被阴邪所包围？就是阳气不到，阳气虚了，清阳不升浊阴不降，绝对不是阴虚火旺等等，如果用那个方法对待这一类病，就错了！

基础方就是破格救心汤的中剂再加生半夏45g，生南星30g，如果出现痰堵得厉害、胸憋得厉害，就合瓜蒌薤白白酒汤，瓜蒌45g，薤白30g，加白酒2两（薤白要事先浸泡）；雪丹参120g，檀香，降香，沉香各10g，砂仁泥30g，桂枝45g，桃仁泥30g，麝香0.5g（冲服）；北京同仁堂苏合香丸，一天1~2丸，这方子里有十八反，半蒌贝莖及攻乌，乌头附子这一类，这是斩关夺隘的方子，力量大的方子，控制心绞痛，治疗冠心病晚期频发心衰，见效很快。

中医治病就是在保护、启动病人自我修复的功能，相反相激，调动机体自身的对抗外邪的力量。所以用附子剂的过程中，会出现很多毛病，很多不舒服，或吐或泻，那都是人的元气逐渐恢复，可以和体内的敌人干一仗，正邪相争，这不是坏现象。病人吃了这药后十分难受，经常给我打电话，有时一天打十几个电话，凡是有我弟子的地方他们就负责解释了，有的地方就写成很简要的资料，来一个病人以后就发一份，看了之后心中有数，就不会发慌。

治疗冠心病的培元固本散，要加藏红花和生水蛭。

**田 原**：一下子说出这么多“秘方”，让我有点儿晕（笑），李老，跟你谈话我有一个特别深的体会，就是您心中无时无刻不想着这样那样的病用哪些方子能够治疗，到了临床，几乎都不用考虑，药方子就出来了，而且对症、有效。

**李 可**：这不是我的东西，这都是老祖先们历代传下来，由医圣张仲景写在书里面，不是我的东西，我只不过误打误撞地用了一下，就用出这么些名堂，可见古中医还有多少值得我们挖掘的宝贝！

我给你讲一件事，也是个心脏病人，名叫张志立，他是青岛远洋公司船长，常年在海上生活，四处漂泊。他在2005年做体检时发现心脏扩大了二分之一，压迫左肺，感到呼吸不畅。西医把检查结果告诉他的时候，他吓坏了，说不定啥时候就和这个世界说拜拜，情绪压力很大。

他是我老乡，灵石人，跑回灵石找我给他治。基本就用以上方法，不过他用的奔豚汤比较多，这个汤证是突然肚脐下有一股气上来，人要昏过去的，实际上是元阳虚，冲气不能下守而上奔引起的，就用温氏奔豚汤。住了45天，前后45剂药，附子从200g增加到450g，吃完以后好像没有什么难受的感觉了，跑到青岛医学院又做一次检查，大夫就跟他讲了“我们原先误诊了，你不是这个病，这个病，从古至今完全不可逆转，绝对好不了”。他又到别处检查，和他原先的片子进行对比，完全是两回事，扩大二分之一的心脏完全复位了。所以我说，我们中医对心脏病这个大难题，可以解决。

还有一个病例是急性肾衰合并心衰，这个病人就是中央电视台12台导播小白的爸爸，他家是山西人，在301和协和确诊。这个病是个无底洞，慢慢养吧！他就跑回山西来了，找我给他父亲治，因为他父亲是肾衰合并心衰，用麻（黄）附（子）细（辛）的过程中，因为肾功能的原因，他小便是清的，45剂，一个多月后，小便发臭，混浊，他父亲吃药的过程中反应很大，几乎要死了，惊心动魄的，邪正相争也非常厉害。当然我给用的药剂量也比较大。最后，这个病人心衰、肾衰都基本痊愈，现在功能恢复得很好，已经几个月没有透析！小白从网上告诉我结果。所以我感觉，温阳的方法，托透伏邪的方法，可以解决急症。如果我们能很好地再深入研究探索，可以攻克好些个现代医学没有办法的东西。毛主席当初说过：如果中国人民对世界人民有所贡献的话，那首先是中医！这话没有错的。

## 建国初中医现代化 受委屈狱里学中医

**田原**：2003年之前似乎还没有太多人知道您。最近这两三年，您的名字逐渐从幕后到台前来来了，您却一直在规避，为什么？

**李可**：这个太麻烦了，没有用的。你做些实际工作，真正到气候成熟的时候，中医的复兴的大战役里边儿，你能贡献一点东西。

**田原**：您期待着这一天吗？（笑）

**李可**：那当然！我对这一天的到来是坚信不移的，但是这个路很长。

**田原**：应该说我们的政府很重视，国家有“中医中药中国行”活动，我们中医药管理局都在走出圈子，走向社会，走向时代，寻求良方。只是目前国人对中医仍然有很多误解，庸医、假医当道更让国人对中医没有安全感，给中国人对中医的理解和认识带来了很大的误区。

**李可**：整个对中医的认识是被割裂了，这是体制方面的最大弊病，就是全盘西化——外国人怎么做了我们也怎么做，可是外国人做那是西医的东西啊，你把它框在中医身上那完全不适用啊！我们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去向短短几百年的西方国家靠拢。

如果他是真理，那当然我们可以靠拢，他完全是右的东西，我们还非要框到他们的框子里，去研究我们的中医，实际上这个路子的最后结果就是消灭中医，只能是这么一个结果。

有一个德国的汉学家，先后来中国三次，这个人有个昵称，叫满先生。这个人去年回国之前啊，讲了一句话，讲得我们觉得很脸红，他说，中医是被你们自己消灭的。还不该引起我们反思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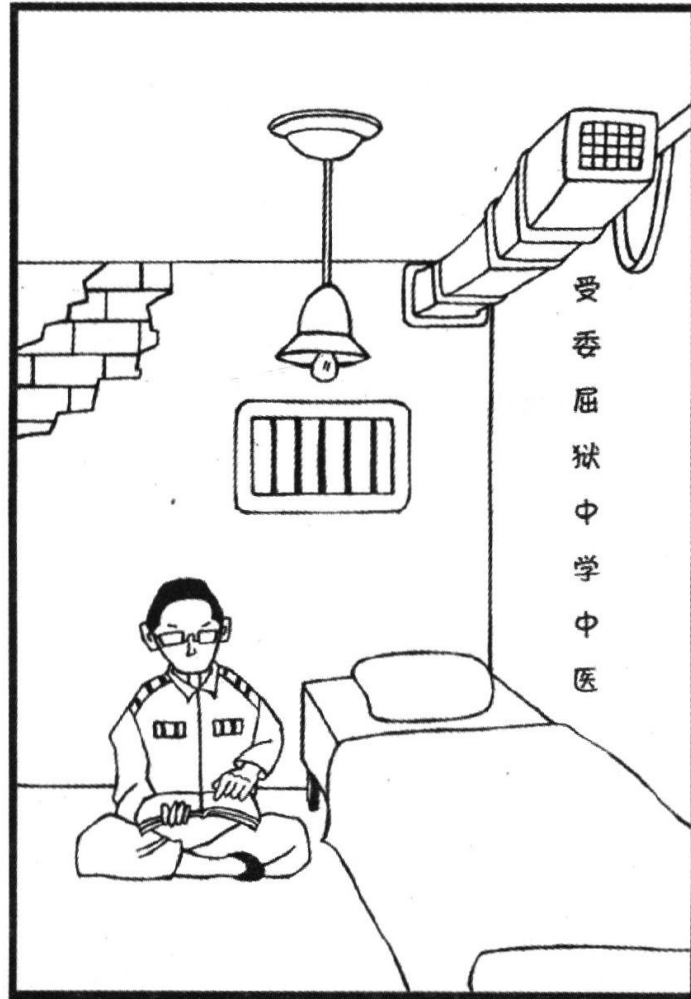
**田原**：已经反思了，也许不够。李老，咱们换一个话题，中医这条路您走了半个多世纪，在经验总结方面除了《李可老中医急危重症疑难病经验专辑》这本书之外，还有其他书吗？

**李可**：没有。（笑）

**田原**：是因为没有时间写？

**李可**：一个是没时间写，再一个就是我所治疗的这些个病啊，都比较复杂，有些个病的来龙去脉好多天才能够想出眉目啊，并不是像他们讲那么神，一看病、一摸脉马上就能开出方子，病人吃了药以后第二天就好了。哪有那么容易啊。（笑）因为他受伤害的脏腑啊，和表象完全是两回事儿。





**田原：**我很仔细地看过您唯一一本“自传”，几乎没有保留的把大量的方子、实症和诊断过程都写了进去，对您自己却很少提及，就是在自序中简单的写了一点。

**李可：**现在回头看，那里面都有好多东西不正确了。

**田原：**也就是说您这几十年下来，不断地在思考，总结，肯定，否定，在往前走？

**李可：**医学就是这样。（笑）

**田原：**我觉得您对中医的理解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与其他人都不同，跟您的过往经历有关系吗？因为我知道您最开始学中医的时候是蒙冤之后，那时候才20多岁，性格是不是挺倔强的？

**李 可：**是啊。（笑）从受害开始，我就改行学中医了。不过呢，那个东西啊（蒙冤）最后还是搞清楚了，经历了二十八个年头，到1982年的10月，才给我平反了。（笑）

**田 原：**那段历史能谈谈吗？

**李 可：**（摇手）没有意思。

**田 原：**那种情况下，为什么要学中医？

**李 可：**因为是个很偶然的机遇。当时在监狱里头碰到一个老中医啊，他是家传的，他就指点我学中医要读些什么书……我买了那些书以后就开始看，等到我两年零七个月出狱以后，我就可以给人看病了，也就改行了。

因为我这个情况啊，说起来很讨厌，他也不说你有罪，糊里糊涂就放了，然后也没有恢复工作，就是哪个地方要写个什么资料了，就把我叫过去，写个总结什么的。其余的时间就在农村进行这个思想改造，劳动锻炼。

**田 原：**您也真够聪明的，在监狱里读了两年零七个月的书，出来就敢给人看病？（笑）

**李 可：**是啊，那个时候有个什么好处呢？刚好在50年代的时候啊，毛主席发过那么一系列的指示说：中国中医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

他那个指示啊，就是针对当时建国初期那个余云岫路线的。余云岫是国民党时期的一个国大代表，他在国民党时期就鼓吹要消灭中医，解放后他这些言论，又被我们的一些领导人接纳，认为是一个正确方向，认为中医是封建医学，中医药发展要改造，要现代化、要科学化。所以当时第一任、第二任卫生部长啊，就制定了很多规定。你比如说现有的这些中医想要继续看病，你就必须要到这个短期训练班，把西医的基本诊疗手段学会了，要会简单的包扎、量体温、用听诊器……这样的话，才能给你一个医助的资格，就是助理医生，还没有处方权。如果你要看病，开的这个方子必须要由西医的医师签字生效……所以这样的话，实际上就是不允许中医再传承下去了。

他们改造的目的啊，并不是要挖掘祖国医学的宝藏。他就是这种方针，好多地方都执行这个政策。这个东西被毛主席发现以后很快就纠正

了，把两个卫生部长都撤职了，然后组织《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用大量的文字批判这种思潮。这个时期是50年代到60年代的之间，中医有了比较大的发展。所以我那时候为什么能买到好多书呢？就是沾了这个光了。（笑）

**田原**：可以想象，两年多的时间里，就只有一间小屋子，没有外界的干扰，中医就是您的全部生活。但是只有深厚的中医理论支持，没有人指点，也没有临床，出来以后就能看病？

**李可**：其实中医你只要把它理解了，而且不走邪路，一般的病症普遍都能使用。

**田原**：您那两年看的书，最深的理解是什么，您把什么东西看懂了？

**李可**：对病的理解啊，跟大环境联系起来来了。我出来那时就是五七年了，五七年就是大跃进了，大炼钢铁；紧接着就是自然灾害，苏联对我们掐脖子，撤销援助。当时的老百姓啊，普遍都吃不饱。所以我那个时候啊有个什么考虑啊？整个大环境所有人都中气不足，他吃不饱啊，所以凡是病，你用补中益气汤，这个很简单的方子，都可以调理过来，所以中医这个辨证啊，一个是看这个大环境，一个是看具体的人，在这个大环境中哪一点有问题了，我们就调他这点。（笑）

**田原**：两年多读了多少本书？

**李可**：那个很多的，因为我出来的时候带着这么厚的一大摞啊，这么厚（手势比划着足有一尺多高），就在我那个招待所的桌上放着，好多人来了就翻着看。

**田原**：那两年多没干别的，就看书了？

**李可**：没干别的，因为我等待结论啊，等待审查。

**田原**：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这样看来，您的蒙冤极有可能是上天的安排，成就了一位大医，为民造福。（笑）

**李可**：那可不敢当。（笑）



李可在深圳“健康大讲堂”讲座现场

## 道不同中西怎结合 叹中医何时有传人

**田 原：**关于经络的问题您研究的多吗？

**李 可：**经络问题很少研究。其实伤寒的六经辨证和经络有极大关系。

他的六经实际上就是十二经的一个简化。现在也有研究《伤寒论》的人，认为六经就是六个证候群，那是纯粹胡说八道的，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当时张仲景写《伤寒杂病论》的时候啊，他所遵从的那些个基本观点他在书里面都讲到了。所以这绝对不是现在理解的《伤寒论》，就干巴巴就剩下这么几个方子，这个方子可以治什么病。为什么能治？他闹不清楚，如果你研究这个《伤寒论》，离开六经，离开脏腑之间的这个关系，你就研究不通。

所以彭子益对于《伤寒论》的认识啊，那是古往今来最高的一个，你从他那个路子，你就可以入门，你就可以登堂入室，但是他的观点好多人不接受。

**田原**：为什么不接受？

**李可**：因为他们做中西医结合研究的已经形成一个体系了。你就比如说在这个民国时期，那些搞中西医结合很著名的人……比如说现代版本的《伤寒论》最早就是陆渊雷著的，陆渊雷对《伤寒论》的认识太皮毛了，言不及义啊，他所讲的就是怎么样与现代医学的基础理论、生理学的观点、病理学的观点套在一块儿。哪有那么容易啊？你研究中医，可以拿西方的东西作对比，但是你要把它们融合在一块那完全不可能。

**田原**：那会儿，您谈到中西医结合似有微词……中医现代化的战略里面，常说的就是“中西医结合”，您觉得中西医结合得了吗？

**李可**：中西医不能结合，可以互补。中医办不到的，可以请西医帮忙，西医解决不了的问题，中医大部分都可以解决。你说我们国家单单是有记载的历史就五千年了，西医进入中国不到两百年，它们没来之前那几千年中华民族怎么样活过来的？（笑）历史上有好多次大型瘟疫啊，世界上好多小国家都被亡国灭种了！我们中华民族怎么样延续到现在的？而且十几亿人口啊！这些主要是中医的功劳。

**田原**：现在中西医结合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结合的花样儿越来越多了，比如中西医治疗方法的结合、中西药一起开的结合，还有有的人提出了中西医理论的结合。

**李可**：那是胡说八道。他可以互补，但绝对不能结合，因为中医、西医是两种体系。一个是东方医学，以古代文化、哲学为基础；一个是现代的机械唯物论，只能看到具体的某一点。他一个细胞可以分成几百万个去研究，他研究那个微观的东西，但是微观与整体之间有什么关系他不管。西方医学现在已经认识到自己这个很大的弊病了。

**田原**：现在中医在国外非常火，那是一种真正的反思后的热情。比如日本，比如韩国、美国，他们对中医的研究比咱们还要认真。

**李可**：日本醒悟得早啊，否则日本在明治维新的时候就把中医取缔了，哪里还有现在的汉方。我们解放初期的时候，也是认为中医是

封建医学，中医不科学，中医如果要存在那就必须科学化、现代化……这其实是一种很巧妙的消灭中医的方法。（笑）

**田原**：可是没消灭掉，总在春风吹又生。（笑）

**李可**：啊，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田原**：您怎么说差不多了呢，谈谈您的理由？

**李可**：就是全国的中医全盘西化，这就是最明显的现状。

**田原**：但是还有您这样的中医人在坚持，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医的根就还能保住！

**李可**：民间可能还有坚持中医的人，就是从这个正规大学里面，系统培养出来的一代人，不敢期待喽。

因为现在完全是按照西方的模式来办中医学校啊，理论和临床都分开——讲课的就是教授，哇啦哇啦，讲就行了，你给他个病人他也不会看：临床呢，又是另外一套。

西医是这样教育的，但是中医用这个方法那绝对失败！

**田原**：您现在带了多少学生？

**李可**：现在能够独当一面的，有这么三五个。

**田原**：这三五个都在哪儿？

**李可**：山东有一个，在中医药大学；广东有几位；广西有一两位。

**田原**：您担心他们会受到客观环境的制约吗？



为患者开方子

**李 可：**让他们自己去奋斗，扎扎实实做自己的工作。在山东的那个学生把他这几年看的各种病的病例，都做了系统的总结，统计现代医学认为不治之症的病例，我们治疗好了多少，治疗结果都有西医的诊断，有西医的最后鉴别，他肯定没话说啊。

**田 原：**得到了您的真传的学生们，除了出诊还带学生吗？

**李 可：**他们呢，就是在他们所在的那个省、市，办一些研究机构，招一批学生，或者不固定地开班授课，用这个方法来往下传。我很担忧的是没人继承，只要是诚心诚意学习，我都会带一段时间，但是坚持学下来的人很少，顾虑太多。西医出事故不是大事，中医就是大事了。所以要有破釜沉舟的决心。

**田 原：**您身边有多少学生跟您出诊？

**李 可：**没有。我最近很少看病。

**田 原：**我曾采访过一位满医，他有门绝技，针特别长，最长的一尺多，扎在身上是要扎透的，甚至能扎眼球和一些禁忌穴位。这门绝技几乎快失传了，他找学生三个条件：1.胆识；2.悟性；3.韧劲。看着很简单，其实很难做到，像您说的很少有人能坚持到最后。

**李 可：**学中医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成就的，没有信心不行。当医生要发大誓愿，不是去赚钱，你不能考虑自己，只想我怎么把病治好。有了这点，胆识自然就有了，附子就敢用了，这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田原**：但是毕业以后是要进医院的，进了医院，就有很多无形的束缚……

**李可**：没有冒险精神，很难成功。我去救病人，也有朋友说你是个二百五，去救病人，也没有红包，万一死了，他要敲诈你，（笑）我当时只想怎么把病人救活，不会去想别的。病人生命都要没了，医生只要想着赶快救他，就算没成功，病人也是通情达理的，农村的百姓非常淳朴。

## 补肾虚金匱肾气丸 养长寿就喝四逆汤

**金匱肾气丸**出于《金匱要略》，方中含肉桂、制附子、熟地黄、山茱萸、牡丹皮、山药、茯苓、泽泻，其功效温补肾阳，行气化水。

**田原**：中国是个老龄化社会，李老咱们就不能不谈谈关于老年人的健康问题。老年人到了一定年龄身体的阳气会减弱，容易出现许多老年病，请您给老年人一些建议，或者给出一些简单易用的方法。

**李可**：我觉得现在我们国家不管南方、北方，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都可以用“四逆汤”作为保健的东西，《伤寒论》里面，最能够对阳气提供帮助的就是“四逆汤”，少量的长期服用，这样可以消除你长期积累的“六淫外邪”，以及内生的一些个寒邪；可以调整你的元阳，使其不受损伤；可以延年益寿。而且这个方子花不了几个钱。

或者是用这个“金匱肾气丸”，但是千万别用“六味地黄丸”。就把这个“金匱肾气丸”每次5粒，把它煮成糊状喝下去，早晚各一次，有十天半月就可以把好些个属于肾虚的证候啊，都扭转过来。

**田原**：“金匱肾气丸”也可以经常吃？没有副作用？

**李可**：没有，尤其像一些阳虚引起的症状性高血压，都可以吃金匱肾气丸，有一段时间就过来了。

**田原**：现在高血压很普遍，有些高血压的人，医生诊断就是肾阳虚，也会买金匱肾气丸来吃，我听说有人吃了两三次，血压一下就上去了，就不敢吃了……



**李 可：**上去不要紧，继续吃。有那么一个阶段，是邪正相争，你不要老查血压，要问她有什么感觉。很多现在认为的不治之症啊，其实都可以治好，像高血压这一类，以及糖尿病和糖尿病引发的肾病、冠心病，其实一回事。

**田 原：**好，代表老人们谢谢您。刚才师母谈到，说您现在接诊的肿瘤病人越来越多。我个人理解呢，是跟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心理压力有关系。您在临床见了这么多肿瘤病人，您也给这些人一个建议。

**李 可：**有一个最根本的原因，这个病过去由于中医的意见分歧，被分成什么内因、外因、不内外因，什么七情……但是有个最根本的一点，就是，人的五脏六腑、皮毛经络、表里内外，只要哪一个部位阳气不能到达，那个地方就是病，你就治疗那个东西就行了，这是个最简单的总括。

所以我说啊，这个阳虚、寒湿的人啊，十占八九，阴虚之人百不见一。这个你在临床诊断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辨证……比如有的医生说你是糖尿病，要长期服“六味地黄丸”。错了！要用“金匱肾气丸”，主要从三阳经的那个阳的方面来敛，不是你给他大量添水，那个水火就能平衡了。阴阳的不平衡啊，就是由阳虚造成的，阳永远是主导，因为阳虚才造成不平衡。所以还是要助阳，你把阳虚扶得差不多了，阳旺了以后，阴阳自然就平衡了。

## 点破天机再谈阳气 美眉骤减四十四斤

**田 原：**说到养阳，广东、广西那边喝凉茶很普遍。

**李 可：**很多人就是喝凉茶喝出病的。他们不知道这个“阳虚”，以为这个上火啊，嗓子疼，脸上长痘，就去喝凉茶。其实那不行的，更糟糕了，成终生疾病了，永远好不了。舌头红，喉咙痛，起痘，那个是由内向外自我修复的一种机制，已经启动了，你再喝凉茶把它压回去，那不成了一个终生疾病啊，怎么好得了。

中医里面讲“从治”，有“正治（从治）”，有“逆治（反治）”，“逆治”就是你是表现为热，我就给你用寒；“从治”就是顺其势，他本来是个热证，一大片的这个热象，然后，你用热药，把它引回到它应该去的地方。《内经》不是讲“君火以明，相火以位”？这个位很重要，这个相

火应该在什么地方？君之下，水之中，如果它离开水，跑到这个君的前面、上面去了，实际上就是你不应该跑到上面去，你应该回去。但是它脾气很暴，你要顺着来，你不要揍它，你不要骂它，这个就是引导。

我看过这么一个病人，是太原的一个女孩，叫曾搏，23岁，是太原市中医养生堂职工。10岁那年，父母双职工，无从照料，上班时锁在家里，冰箱里准备了食物、饮料，孩子渴了就喝可乐、健力宝，一个月喝了30箱，体重增加了8公斤，原来一个瘦弱的小女孩，后来变成了一个小胖墩，体重达98公斤。今年8月找我看病，月经也不正常，畏风冷特甚，我断为三阴阳虚，寒湿凝阻。唐代王冰注释《内经》时讲“益火之源，以消阴翳”。遂开了我书中的“温氏奔豚汤”，温氏就是我读函授时的老师温碧泉先生。方子呢，是这样的：附子45克，油桂10克（后5分），上沉香10克（后5分），砂仁10克（后5分），生山药60克，茯苓45克，泽泻30克，怀牛膝30克，生晒参30克（捣碎入煎），灵脂30克，车前子30克（包），炙甘草30克，生姜45克，大枣25枚。上药因痛经、巅顶痛加入厥阴主药吴茱萸45克，方中附子逐日叠加10克，加至200克为度，服药30剂后修养半月，至10月22日，共减重22公斤，全部衣裤都不能穿了。灰暗面色转为红润，人也变得轻灵活泼，痛经也好了。

田原书：

您在中原复兴冲锋陷阵，辛苦了，谨致以我的敬礼！

大作拜读四次，凡绝了商榷处曾作旁批，供您参考。  
给下篇第二章加一个病案。太原中医学社工

太原有一个女孩，叫曹博，23岁，10岁那年，父母双亡，无人照料，上22时  
锁在屋里，冰箱里存了食物原料，饿极了就啃可乐，她力气大，一个月吃了30罐，  
原来一个瘦弱女孩，体重一下增加50斤，治成了一个小胖墩，  
月经也不正常，畏风冷怕暑，诊断为三阴阳虚，寒湿凝阻，内经讲“盖火之源，以  
消阴翳”，遂开了处方中的“温氏养脉汤”，（我谈再转时的老师温君说在志

附子片 10 油桂 10 上沉香 10 砂仁 10 生白芍 60 茯苓 30  
怀牛膝 30 当归 30 枳实 10 炙甘草 30 大枣 10 生姜 10

上药因痛经加入 鹿角胶 10 炙甘草 30 大枣 10 生姜 10  
至10月22日，共减重22公斤，腹部衣裤都不能穿了，肤色面色转为白  
润，人也变得轻灵活泼，痛经也好了。

此案是证，一切肥胖皆寒湿瘀浊堆积三阴，阳光一照，阴霾尽  
阴霾尽消！此方稍事加减，可通治一切肥胖之并发症，为高血压（清阳不升，  
浊阴窃踞阳位）、高血脂、糖尿病（从三阴论治，三阴又统于太  
不升，法阴器踞阳位）、高血脂、糖尿病（从三阴论治，三阴又统于太  
阴，而太阴之根在少阴）及冠心病心衰等等一系列现代医学难题提供了解决之  
道。

李可手迹

此案足以证明，一切肥胖皆寒湿瘀浊堆积三阴，阳光一照，阴霾尽消！此方稍事加减，可通治一切肥胖之并发症，为高血压（清阳不升，浊阴窃踞阳位）、高血脂、糖尿病（从三阴论治，三阴又统于太阴，而太阴之根在少阴）及冠心病心衰等等一系列现代医学难题提供了解决之道。

田原：就是补益阳气、消阴翳、引火归元。

李可：对。

**田原**：可以这么理解吗？现代人的阳气普遍不足，不能温养全身，所以得病的人越来越多？

**李可**：就是因为阳气不够啊，阳气应该周流全身啊，通过阳气的升降，来调节人体，使人的整体不受侵犯。这就是“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所谓的正气啊，就是浑元之气啊，就是脾气和肾气加起来那个元阳，你把阳气保护好就啥病也没有了。

**田原**：其实中医本就是大道至简，只是好多人一辈子都悟不出来，您这一句话就点破天机了。（笑）咱们今天就谈到这儿，其实还有很多问题想问您，但是我觉得您太累了，需要休息，不然师母要生我气了。（笑）

**李可**：不要紧。（笑）

**田原**：跟李老谈话，听着真过瘾。（笑）

**李可**：你听我这胡说八道呢。（笑）

**田原**：哪里是胡说八道，您是真人吐真言，难能可贵。李老您在山西那边的挂号费是多少钱？

**李可**：不要。

**田原**：一直没有吗？

**李可**：一般都没有。

**田原**：您现在一天看多少个病人？

**李可**：也不一定，有时候10多个，有时候20多个。太多了也不行。（笑）

## 入医门先读彭子益 急重症中医是强项

**田原**：咱们谈一些中医学子们想听的话题吧，学中医，应该怎么进门？书太多了，不能辨别哪些是好的，哪些是不好的。

**李可**：还是要读彭子益的书，那个是中医最基本的东西。

**田原**：他的理论是紧扣《黄帝内经》？还是《伤寒论》？

**李 可：**他那是从《易经》开始，到《内经》，到《伤寒论》，到《神农本草经》，一线贯穿。他那里面对古代的儿科、妇科、温病学提出了批判。

**田 原：**他不赞成这样分科来讨论病是吗？

**李 可：**对。可以这样说，他是古代中医学的一种原貌，不是像现代理解的那样。

**田 原：**彭老师师承谁呢？怎么能跨越这么长的时空，悟出古代这些东西？

**李 可：**他出生于名门望族，在他10多岁的时候，经史子集都已经读完了。最后跑到清朝太医院，得以见到一般人见不到的失传的，或者是没有流传开来的医书，经过自己几十年的实践思考，发现了中医学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他有那个条件，就是清朝辛亥革命以后，当时因为山西对中医比较重视，所以他就来山西了，在山西待了好几十年，山西那时是阎锡山统治时期，阎锡山这个人虽然不好，但是重视中医这一点他是任何人比不了的。一直到抗战开始，山西开始动乱，日本就要占领山西，他才回到云南。

彭子益那套理论和方法，建国后最早成立的五所中医药大学里，像北京中医学院，就曾经采用过他的理论和方法，后来被现代派给否定了。

**田 原：**为什么？

**李 可：**就因为他和中西医结合的这套东西不同，他是批判那些的。他走的是古中医的路。所以说，中医的首要问题是继承，现在谈不到发展，连基本的东西都没有继承下来，发展什么？

**田 原：**当西医攻击中医的时候会说到中医的一个弱点，就是中医的急救方面，比如一些重大事故的外科手术、急救，您怎么看？

**李 可：**中医在这方面有好多特长，但这个东西基本上失传了，这是中医的一个强项。不但是外伤，而且比如像西医急腹症、胰腺炎啊这些要命的病啊，他所花的钱等于西医治疗花的5%。

## 把脉先学浮沉迟数 生死关头要辨阴阳

**田原**：很多学生觉得脉象学很难，您的中医全部是自学的，在脉诊这方面给他们一些忠告？

**李可**：脉象这个东西啊，主要是要做到能看出来病势、走向，你掌握了浮、沉、迟、数四个脉就可以了。比如说，数，你要掌握他的一呼一吸要超过多少下，超过八九十下就属于数了。数在脉经上讲，属热，但是我发现呀，数脉它不但主寒，而且主大寒，非常危险的寒，正所谓热极必反。就是当你这个脉搏跳到100次以上，甚至200次，这个时候啊，你这个阳气已经没有了，完全外散了。可它是数脉，对于这种数脉你绝对不能用凉药。

所以学中医的人你要活看，你要结合不同机体的病人，在我身上如果是数脉，可能就是……唉呀，我身上哪一个地方有火，清泻一下就过了，但是有些病人他表现出一种反象，一种假象。你比如说肺结核，肺结核的病人，他那个基础脉搏数啊，就在100次以上，他能有什么热？他那个元气都散光了，你要再给他去治热，那他就死路一条了，然后他得感谢你给他治病。（笑）很多东西并不像书本上写的那么简单、明了，一眼就能看透。

再说迟脉，迟脉主寒，但是有些热极的病，上下关格不通，他那个脉也很迟，那你就要给他通腹，要用大承气去让他泻肚子，一般的迟脉是要扶阳，但是特殊的迟脉就不能一样治了……所以要把这些情况都搞清楚，你心中就有数了。

现在把脉一般都是个样儿，看上去是看脉呢，其实脑袋不知道想啥呢。然后他问你，你怎么回事，你说了半天，他把那个脉早忘记了是啥脉了。所以判断脉的时候啊，要读那个彭子益脉法，很有特殊启发作用。他那个方法特殊，病人坐在对面，两个手平放，这六部脉，心、肝、肾、肺、脾、命门，哪一路脉独特，就是那个地方有病。



脉象这个东西啊，主要是要做到能看出采病势、走向，你掌握了浮、沉、迟、数四个脉就可以了

**田原：**同时按，然后进行比较？

**李可：**哎，你不比较怎么知道强弱、快慢？所以看病的时候，你还要结合望诊。比如面色晦暗，但是他脉非常快，那就是阳气快完了，绝对不是热症。

**田原：**是寒症？

**李可：**对。所以你看那个脉案上写着脉数，什么是数？数不但主虚、主寒，而且主亡阳，但是脉诀上没给你那么写吧？你要这么讲那别人都得说这家伙是胡说八道，实际上就是这么回事。

还有浮，浮主表，但是当人阳气外散的时候，这个浮啊，绝对不是表证，如果你按表证给他治，用麻黄汤、桂枝汤，他就完了，赶快用四

逆汤吧。

这只是四种脉里面的三种，就有这么多变局啊，正局当然好看了，那个变局呀，十有九都是变局，正局表现得很少。尤其是一些现代病，西医治到不能治的才找中医，他那个脉象就是恰恰相反，你看他热证，他肯定是个寒证。真正对脉很通的，现在周围已经没有。最好的脉法还是《难经》脉法。

过去河北有一个梁秀清，他看脉，旁边放张纸，在那儿画图，最后呢，画到肺这个地方了，他说你这个肺的左边有这么大块的东西，你去透视一下。出来一看，他左边有个肿瘤。还有一个将军去找他看病，其实也不是看病，本来是计划砸他那个牌子，说这个人太神了，肯定是一个江湖术士啊。这个将军进去以后，这个梁秀清一般不许病人讲话，他就看脉，看了半天以后啊，他说你这个背部太阳经第几个穴位那个部位啊，有一个异常的东西，不是你本来应该有的，这个将军就惊呆了，说我那是个弹片，正好在那个肺和心的中间。

**田原：**太神奇了，就是通过脉象看出来的？

**李可：**就是啊。但是这个人治病不怎么样，他断病非常强，他就好像有透视眼似的，断病非常准确。

人体的脉象啊，一天二十四小时有一个循行的路线，循行到哪一个部位不通的时候，他那个脉象就会出现很突然的变化，他就能抓住那个东西，就给你断定了，告诉你，你哪个地方有病。

这个方法失传了，没有人能知道。

**田原：**脉象二十四小时还有一个运动的规律？

**李可：**对，肯定的。

**田原：**如果是这样的话，现在中医大夫，把脉就把个半分钟、一分钟，能看出来什么？

**李可：**（笑）啥也看不出来，江湖骗子。所以说中医的四诊是一个综合性的判断，单纯靠哪一个也不行。脉象只是其中的一个方法。

现在也有看脉象和心脏是不是同步啊，心脏跳几下，脉就跳几下，那和中医的脉风马牛不相及（笑）。根本不是一回事儿。这还算是中西医结合里的一个成果呢。



**田原：**李老，现在中医院校的孩子们有个疑惑，在面对危急重病人时，是重视舌象，还是脉象？

**李可：**“脉死”的人要赶紧去救，比如特别迟的脉。郑钦安说“阴极似阳，阳极似阴”，脉最不简单，数脉不一定主热，舌质红不一定阴虚，干得一点津液都没有，有可能是阳虚到了极点。在危急情况下，辨生死，很不容易。

**田原：**李老，咱们从开始聊天到现在，你可吸了不少烟……

**李可：**挺好啊，除了感冒，一般是不咳嗽。

**田原：**中医说吸烟耗阴，抽烟的人嘴唇一般都是干红的，有虚热的表现。

**李可：**胡说八道。那是假辨证，看到表象，看不到本质。我告诉你啊，现在教科书上的结论基本上是错的，特别是阴阳的辨证，其它的就不用讲了。

## 随笔一：素描李可

—

循着弯弯的走廊，我们来到李老的房间。一进门，一股烟味扑鼻而来。对着门是大大的向阳落地窗，靠窗并排放着两个沙发，中间一个小茶几，茶几上一盒中华烟，几杯清茶。满头银发，手夹香烟的李老坐在沙发上正在和一名患者说话，秋日的阳光雕刻出他冷峻的面庞、忧患的目光……

从窗户俯瞰下去，高高低低的楼房、丝带般伸向远方的公路、小虫样的汽车尽收眼底，远远的山脉接着碧蓝的天空，城市像倚靠在上。

送客人走的时候，李老站了起来。他身材挺瘦小，但腰杆笔直，质地精良的灰色毛衫束在深蓝的牛仔西裤里，一双浅棕的休闲鞋，步履轻盈敏捷，那股精神劲儿丝毫不减当年的军人风采。

秋日的明净的阳光静静地照进来，坐在李老旁边，我可以清晰地看到他的面庞。虽然中风痊愈不久，李老气色还好，透着健康的白。他的胡须刮得很干净，只能看到淡淡的青痕，如果不是满头银发和花白的眉毛泄漏了他的年龄，还真猜不出他已经78岁了。

开始谈话并不顺畅，李老简单几句话甚至几个字就回答了我的问题，气氛有点冷清。期待中滔滔不绝、侃侃而谈的李老并没有出现。相信是我还没找到打开李老这座宝藏的钥匙。我不断地变换着话题和角度，期望能触到他的兴奋点。果然，谈到高血压的病因时，李老的话多了起来。他挪了下身子，点上一支烟……

我们说话的时候，他偶尔会听不太清，这时他的眉毛微微上挑，大大的金边眼镜后面那一双炯炯有神的小眼睛疑惑地看着我，孩童一般认真，额头上叠起了深深浅浅的皱纹。

李老的胳膊支在沙发扶手上，身体微微倾向我这边。他近一寸长的银发根根竖立，两只令人无法忽视的大耳朵神气地矗立着。当我问他问题的时候，他头稍低，眼睛凝视在茶杯上，稍作停顿，

“呃……”，好像在努力思考和分析。李老在山西行医50余年，本以为谈话会伴随着浓浓的山西味，没想到李老开口竟是标准的普通话。他声音不高，但吐字清晰，不拖半点泥水。

李老的手瘦如竹枝，关节凸起。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始终微弯着。就是这三支把脉的手指，52年来触摸了10余万病人的脉搏，成为李老聆听身体信号的武器。谈到有人鼓吹中西医的理论可以结合时，李老手一挥，说：“那是胡说八道！”

李老爱抽烟，屋子里弥漫着浓浓的烟味，从我们进门，一直到谈话结束，他没停止抽烟，只要双手有空，他就在抽烟。他的满头银发靠近脑门的一块是微微发黄的，不知是不是被烟雾给熏黄的。他瘦如竹枝般的手夹着香烟，逆着光，光洁的面庞在袅袅的烟雾中，像一幅静静的油画。他间或吐一口痰。

有一次，他抽完一支，又从桌子上的烟盒里抽，捏了捏，抖了一下，没烟了，我心里暗暗想，终于不用抽二手烟了。没想到李老从容不迫地从裤兜里又掏出一盒烟，悠然点上一支。极不愿闻烟味的我也被他那种抽烟时的怡然自得所感染。

中医不是讲要健康养生吗？李老抽烟这么厉害岂不违背了中医理论？我忍不住向李老甩出了自己的问号。“呵呵”，李老笑了，“我抽烟十年二十年以上，体检发现某个地方有毛病，接受医生的建议，就断然把烟戒掉了，戒掉以后就出现好多严重问题。所以现在也就无所谓了。”他还劝四十岁之前没抽烟的就不要抽，抽了的就不要戒了。

难道是因为抽的时间长了，烟和身体合为一体了，这也是“天人合一”吧！

李老中风两次，都是自己给开的药。说到这，一直默默不语的师母插进话来：“他喝完药就晕倒了，走着就这样躺在地上……”言语间无限的关怀和担心。李老低着头，嘴角泛起浅浅的笑意，一缕淡而绵长的青烟从他手夹的香烟飘出来，空气中是暖暖香香的烟草味……

## 二

让人很难想象，瘦削的、78岁高龄的他，仍时常背着装满药物的出诊箱，徒步穿越一座座山头，到穷乡僻壤给村民们看病，还奇迹般

地将一例例垂死病人从阎王爷的手里拽回来。而同龄的老人们，多在享受含饴弄孙、下棋遛鸟的晚年乐趣。

在一个混乱的年代里，一位瘦削的年轻人，带着委屈，度过了两年多的牢狱生活，狱中一位陌生的老人，给了他最初的中医启蒙，也许只是一本残破不堪的中医书本，却饱满了李可的整个生活。于是，在山西灵石远郊的山区中，常有一位瘦削的年轻人，背着分量很重的药箱，徒步行走在人烟稀少的山岭，饿了，啃一口自带的干粮，渴了，喝一点水壶里的冷水……每到夜晚，县城里的某一间小屋，总有温暖的灯火长明到天亮，一个年轻人披着一件旧棉袄，一页页翻读灯下的书籍，过了几年，旁边多出一个女人的影子，不时端来水和食物，年轻人有了陪伴，在他出诊时，帮他打理家务，准备饭菜，只是他陪伴在病人身旁的时间，远远多于自己的妻子。五十几年很快过去，少年变成中年，又变成老年，一头乌黑的短发渐渐地褪去了最后一丝黑色，变成雪白，只是仍旧倔强地竖着。瘦削的脸庞依旧瘦削，皱纹渐渐爬上额头，行走的速度慢了下来，走的，还是那些走了几十年的山路。有时候累了，就在哪个土墩儿上、树桩上坐一下，拿出跟他几十年的水壶，喝上一口水，再接着赶路。回到了家中，等候他的，除了妻子，还有五个可心的儿女，所有疲劳都被家庭的幸福安抚了。依旧没变的，是他陪伴病人的时间仍多于陪伴自己的家人。



时间太久了，山里的村民们，老一辈子已经逝去，从前的小孩子们，也都年老了，有了自己的儿孙，但是他们却全部识得一个人的名字——李可。因为这个人曾守护着他们父辈的健康，保住他们父辈的生命。而今，只要李可还能行走，也会守着他们，守住他们子孙的健康。看着李老抽烟的样子，熟练而惬意，淡淡的烟雾缭绕在他的四周，颇有点儿仙风道骨的感觉。不得不提的，还有李老的夫人，始终安静地陪在一旁，神情里总希望谈话早些结束。她会常常说：“他太累了”。语气里的怜爱和无奈是那么明显。一个太善良的女人，在李可为了救治更多生命而不得不放弃对家庭的守护时，安静地站在李老背后，守着一个大家庭，守住一个能让丈夫在累的时候可以安心休息的码头。李老是爱笑的人，笑声朴实而憨直。每当看到他的笑容，我都会假设，如果当初没有受到伤害，没有度过那段灰色的日子，也不曾遇到赠他医书的老人，那么李可会过怎样的一种生活？也许没有也

许，这一切都是上天安排好的。像那句“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李老几十年的苦难与其说是磨练，不如说冥冥中成就了他与中医的缘分。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作为对李老与夫人的最大祝福。

只是我们不知道，这位中医老人，可是上苍对人类的最后赐福？！

## 随笔二：逐“阳”息居

阴和阳是事物的两个相对属性。一般来说啊，凡是运动的、外向的、上升的、温热的、无形的、明亮的、兴奋的，都为阳性。相对静止的、内守的、下降的、寒冷的、有形的、晦暗的、抑制的，都属阴性。

中医学理论素来讲究调整阴阳的关系，正如引文中所言：“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但对于怎样算是“阴平阳秘”这个问题，历代医学各抒己见，众说纷纭。

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朱丹溪先生，在其著作《格致余论》中的《相火论》、《阳有余阴不足论》两篇中提出了“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论点，强调保护阴气的重要性，确立了“滋阴降火”的治则。滋阴学说，至今对临床医师仍有深远影响。

明朝张景岳则是折中派，他在钻研《黄帝内经》30余年后，著成了《类经附翼》，把阴、阳关系理解成半斤八两、平起平坐的关系。根据《黄帝内经》“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之说，在《大宝论》中提出“阳非有余，阴常不足”论，强调了“阳虚多寒，宜补而兼温；阴虚有热，宜补而兼清”。其学术思想对后世影响亦不能小觑。

……

孰是孰非，未有定论。

而今，历经52年的从医生涯后，78岁高龄的李可老先生语出惊人：“阴虚有热宜补而兼清”，这个是沿袭多年的错误。《内经》中“阴虚出盗汗，阴虚生夜热”两条，“阴”指的不是阴、阳，而是指五脏。头一个“阴”指的是手太阴肺脏，应理解为肺气、阳两虚，卫外失固。第二个“阴”指的是足太阴脾脏，土壤不能敛火，虚阳外散，当温之敛之，“甘温可除热”是也。而朱丹溪、张景岳都错了。影响所及从金元明清一错错到今天。祸及千万患者，太可怕了！试想，脾、肺阳虚的病，怎么可以用“清”热滋阴？甚至是沾唇必殆！……

说“阳”，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呢？是太阳、春日、阳光、温暖、明亮？

美好的词汇如泉纷涌。

欧美有一首经典老歌《You are the sunshine of my life》：You are the sunshine of my life. That's why I'll always be around.....

中国亦有一首广为传唱的革命歌曲《毛主席是各族人民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呀毛主席，各族人民心中的红太阳！千山万水向您欢呼.....

太阳，是人们心中至高无上的崇拜。

光热，是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温暖。

甲骨文之“阳”，左边是“阜”，表示升高的意思；右边是一盏明灯。明灯升高，光明至极。

小篆之“阳”，与甲骨文基本相似，灯下增加了三撇，表示灯光四射。

历朝历代的人们如何解释“阳”字呢？

《诗经·小雅·湛露》：湛湛露斯，匪阳不晞。（浓茂的露水啊，不出太阳就不会干。）

阳，指太阳升起。

《诗经·豳风·七月》：春日载阳，有鸣仓庚。（春日，天气和暖，黄莺处处欢鸣。）

阳，指温暖。

东汉的许慎先生在《说文解字》中说：阳，高明也。从阜，易（yáng）声。（从阜，与山有关。）

战国时，鲁人谷梁赤注解春秋，在《谷梁传·僖公二十八年》中说：山南为阳，水北为阳。（如衡阳-衡山之南，洛阳-洛水之北）

相传为秦汉时所作的《尔雅》中载曰：山东曰朝阳，山西曰夕阳。

由此一析，山之东、南、西三面皆阳。



.....

人们在选购房屋的时候传统来说，是要讲究一个好风水，但风水学说流派繁复，规矩众多，往往让人无所适从。但是，有一个标准是得到公认的。那就是房屋首选坐北朝南的，最好还要有可供晾晒的向南阳台。为什么呢？

太阳，在我国来看，每日都要沿着“东—东南—西南—西”的方向，延一线划过天空，给大地万物带来光明和温暖。朝南，房间的采光才会好，温度才能有保证，这样一来，人们平时积累在衣物、被褥等起居用品里的湿气才得以干燥，不会发潮，不会积湿伤人。潜在的健康影响因素被消除或减少了，人的心情自然而然愉悦起来，房间也会显得生气盎然。

长年卧病在床之人，病态怏怏，其人往往给人以晦暗阴冷的感觉.....

在物资不足的年代，肉类、脂类等供应不足，小孩子们，常会患上“佝偻病”：胸骨前突呈“鸡胸”状，走路时出现两下肢向内或向外弯曲的畸形，呈“O”型腿或“X”型腿。病因是由于维生素D缺乏，进而导致钙磷代谢障碍和骨样组织钙化障碍。而维生素D的缺乏除了摄入量不足以外，还有可能是紫外线照射不足，也就是俗话说的晒太阳晒得不够，皮肤基层层贮存的7-脱氢胆固醇未经日光中紫外线照射不能顺利转化为胆骨化醇（即维生素D<sub>3</sub>）。南方日照时间长，佝偻病的发病率低；相反，北方日照时间短，佝偻病的发病率就较高了。

春夏时分，天和日暖，草长莺飞，繁花争妍，人们都走到户外来，踏春、远足、登山、旅游、慢跑、练拳、游水.....阳光下，大千世界热闹、活跃、律动。

秋冬时分，天凉日冷，草凋莺藏，落叶纷纷，人们都躲到室内去了，厚装厚裹，以避寒气。阳光变得稀薄，世界也渐渐安静。

而亚热带的雨林里，五颜六色的树蛙还在欢腾跳跃，千姿百态的植被为一争头顶阳光而使劲地拔高.....北极的冰天雪地里，只剩下零星出动的北极熊，形单影只。环境严酷，大多植物难以存活，地衣紧抓地表，在冰雪覆盖下静延生命。

我们看到，活力的来源——光和热。属阳。

然而，在同一个环境下的人们，也表现出不同的活力。是为什么呢？

外界之阳仅仅是一方面。

人的体内乃另有其“阳”。一般认为男性以阳为本，女性以血为本，故而常见男性的活力尤其是运动活力或运动意向一般来说高于女性。孩童为稚阴稚阳之体，生机蓬勃向上，手足常温，不觉冬寒。老人年事渐长，阳气渐虚，冬日喜在阳光下静坐，汲外温，补内暖。

回赏诗词，一句“人面桃花相映红”，尽道美人的娇艳，唐朝崔护的《题都城南庄》一诗也因而流传千古。桃腮、粉面、红粉佳人，是怎样一幅赏心悦目的画卷？唐代张裕又言：“十指纤纤玉笋红，雁行斜过翠云中。”……樱桃小嘴、点绛唇、纤红指……流行至今，受到现代女性的挑战，涂脂抹粉，非红粉不可吗？偏不！个性时代，不少人已有描灰黑唇彩、染褐色指甲、打蓝紫粉底的大胆尝试。但试问有多少看官觉其美艳？为何唇、颊、指，非红不美呢？那是气血的象征，是健康活力的外在表现啊！

化妆为何？为美。美为哪般？为健康模样罢了。

为了生命的活力，人们逐“阳”息居，犹未自知而已。

千言万语，亦道不尽简单的规律，一朝翻阅古书，古人三言两语已尽诠其意：“寒热者，春夏之暖为阳，秋冬之冷为阴。当长夏之暑，草木昆虫，咸苦煎炙，然愈炙愈繁，不热则不盛。至一夕风霜，即僵枯遍野，是热能生物，寒无生意，热无伤而寒可畏，非寒强于热乎？此寒热阴阳之辨也。”

逐阳，不等于弃阴，只是更强调“阳主阴从”的理念。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肉身其形既成，即己为器，故生命活力全在于这一口真气，一份阳气。人生在世，以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皆为有形之物，要倚靠阳气运化；外界六淫日积月累，伤人于无形，耗阳损正，故护阳实为要务。

# 《李可老中医急危重症疑难病经验专辑》自序

能够成为一名中医，是我一生中最值得欣慰的奇遇。

我16岁初中学业未竟，毅然从军，西北全境解放后，转入地方工作。23岁蒙冤，50岁后平反昭雪。所幸28年时光，未敢虚度。逆境中学习中医，并终生矢志不悔，可谓“塞翁失马，安知非福”。46年来的中医生涯中，闯过重重难关，1978年经全省统考录用为中医师，1983年奉命创办灵石县中医院，任院长近9年。

我一生大部分时间奔波于穷乡僻壤、缺医少药的山村。农民生活困苦，一旦患病，只能望医院而兴叹。为解救病人疾苦，我苦练针灸，搜集简便验廉的中医治法，力求使农民少花钱而治大病。又因求医者病种繁多，贫病交困，情极可悯。推出去于心不忍，接下来则力难胜任，只好现买现卖，急用先学，白天诊病，夜晚挑灯翻拣资料，读书明理，辨识病机，寻求有效治法，以解患者燃眉之急。故一生所学甚杂，内、外、儿、妇、五官、皮肤各科均有涉猎。自迈入医门，常为破解一则医学难题，弄得焦头烂额，废寝忘食。至今虽年近古稀，仍不敢稍懈。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正是这特殊的年代、特殊的患者群，以及身处逆境奋发苦斗，锻炼、造就了我攻克多种疑难病的能力。

更由于农村患者，非到危及生命，不敢言医。一发病就成九死一生之局，因不及救治而死者，屡见不鲜，人间惨事，莫过于此。为救危亡于顷刻，我被逼上急症攻关之路，殚心竭虑探索仲圣先师六经八纲辨证论治的理、法、方、药；借鉴后世百家的成功经验，搜集了大量的针灸、救急要方；自针穴位，亲验针灸感应；亲尝毒药及研制速效解毒诸法，参与中毒急救，以积累经验，超常破格用药，独闯新路。在自学中医的第6年，终于研制出破格救心汤、攻毒承气汤，救治各类型心衰危症及多种危重急腹症，竟获成功。擅治急症，是中医学的固有传统，历代中医名家大师，人人都是“起死回生”、“妙手回春”

的高手，何以现代中医退出急症阵地？时下世人视中医为“慢郎中”，这是中医的奇耻大辱！我呼吁老中青三代中医起而雪耻，不要自卑，不要妄自菲薄、自甘附庸。要充满自信心与豪情，走中医自身发展的道路，攻克世界医学难题。

本书初稿曾蒙邓铁涛老前辈审阅，抱病约见，并亲笔题词，嘉勉后学，不胜感激！有生之年，当铭记邓老鼓励教诲，为中医事业克尽微力。

感谢原山西省卫生厅蒋天佑副厅长、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郭博信总编辑，在落实中央抢救老中医经验的工作中，多次屈尊下访，给我以多方面的关怀、鼓励与鞭策。感激之余，反思一生医事的成败得失，凑成了这本医学杂录，自知先天不足，根底浅薄，一得之见，难免偏颇。除了一点为救人命甘担风险的赤子之心外，别无所求。复兴中医，任重道远，愿与青年一代共勉，尚望前辈及同仁不吝斧正。

李可 2002年元月

# 破格救心汤救治心衰实录

李 可

(节选自《李可老中医急危重症疑难病经验专辑》)

我从事中医临床45年，在缺医少药的农村，运用自创破格救心汤成功地治愈千余例心衰重症，并使百余例现代医院已发病危的垂死病人起死回生。21世纪，全球已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老年易患之心脑疾患，又居威胁人类生命三大杀手之首。本方对多种老年重危急症有泛应曲当之效，可有效保护老年人的生命健康。故不揣浅陋，将本方组成与思路，个人运用的粗浅体会，简介如下：

## 1 方剂组成与来源

### 1.1 方剂组成

附子30~200g 干姜60g 炙甘草60g 高丽参10~30g (另煎浓汁兑服)，山萸净肉60~120g 生龙牡粉 活磁石粉各30g，麝香0.5g (分次冲服)。

### 1.2 煎服方法

病势缓者，加冷水2000ml，文火煮取1000ml，5次分服，2小时1次，日夜连服1~2剂。病危急者，开水武火急煎，随煎、随喝，或鼻饲给药，在24小时内，不分昼夜频频喂服1~3剂。

### 1.3 方剂的创新与思路

本方始创20世纪60年代初期，经40年临证实践，逐渐定型。本方脱胎于《伤寒论》四逆汤类方，四逆汤衍生方参附龙牡救逆汤及张锡纯氏来复汤，破格重用附子、山萸肉加麝香而成。方中四逆汤为强心主剂，临床应用1700余年，救治心衰，疗效卓著。心衰病人，病情错综复杂，不但阳气衰微，而且阴液内竭，故加人参，成为四逆加人参汤，大补元气，滋阴和阳，益气生津，使本方更臻完善。但用于救治心衰垂危重症仍然生死参半。细究其因，不外两点：第一、历代用《伤寒》方，剂量过轻，主药附子，仅10g左右。考《伤寒论》四逆汤

原方，用生附子1枚，按考古已有定论的汉代度量衡折算，附子1枚，约合今之20g，假定生附子之毒性与药效为制附子之两倍以上，则《伤寒论》原方每剂所用附子相当于现代制附子40~60g，而历代用四逆汤仅原方的四分之一至六分之一。以这样的轻量，要救生死于顷刻，诚难矣！其二，之所以不敢重用附子，乃因畏惧附子之毒性。古今本草，已有定论，附子有大毒。但附子为强心主将，其毒性正是其起死回生药效之所在。当心衰垂危，病人全身功能衰竭，五脏六腑表里三焦，已被重重阴寒所困，生死存亡，系于一发之际，阳回则生，阳亡则死。非破格重用附子，纯阳之品，大辛大热之性，雷霆万钧之力，不能斩关夺门，破阴回阳，而挽垂绝之生命。1961年7月，当笔者救治一例60岁垂死老妇时，患者四肢冰冷，测不到血压，摸不到脉搏，仅心口微温，呼吸心跳未停，遂破格重用附子150g于四逆加入参汤中，武火急煎，随煎随喂，1小时后终于起死回生。

按现代药理实验研究，附子武火急煎1小时内，正是其毒性分解的高峰。由此悟出，对垂死的心衰病人而言，附子的剧毒，正是救命的仙丹。我一生所用附子超过5吨之数，经治病人在万例以上，垂死病人有24小时用附子500g以上者，从无1例中毒。本方中炙甘草一味，更具神奇。《伤寒》四逆汤原方，炙甘草是生附子的两倍，足证仲景当时已充分认识到附子的毒性与解毒的措施。甘草既能解附子的剧毒，蜜炙之后，又具扶正作用（现代药理实验研究，炙甘草有类激素样作用，而无激素之弊）。而在破格重用附子100g以上时，炙甘草60g已足以监制附子的毒性，不必多虑。经这样的改进之后，重症病人的治愈率十全。而垂死病人救活率，仅可达十之六七。

由于只见局部，不见整体但着眼于“心衰”一端，而忽视了垂死病人全身衰竭的全局——五脏六腑阴阳气血的散失。故本方的治愈率停滞在生死参半的水平，约10年之久，后读近贤张锡纯氏《医学衷中参西录》，张氏为我国近代中西医结合的先驱者。他在书中创立“来复汤”一方山萸肉60g，生龙牡粉30g，生杭芍18g，野台参12g，炙甘草6g可补四逆汤之不足。其论云：“……寒温外感诸症，大病瘥后不能自复（阴阳气血脱失过甚，全身功能衰竭状态），寒热往来，虚汗淋漓（大汗亡阳，气血将脱）……目睛上窜，势危欲脱（脑危象休克先兆）；或喘逆（呼吸衰竭，气脱于上）；或怔忡（早搏心房纤颤，心跳骤停之先兆）；或气虚不足以息（呼吸衰竭），诸症只见一端，即

宜急服。”张氏认为：“凡人元气之脱，皆脱在肝。故人虚极者，其肝风必先动，肝风动，即元气欲脱之兆也。”（古人论肝，皆与高级神经活动相关，亦即现代之脑危象出现前兆，为全身功能衰竭之最后转归）张氏盛赞：“萸肉救脱之力，较参、芪更胜。盖萸肉之性，不独补肝也。凡人身阴阳气血将散者皆能敛之”。故“山萸肉为救脱第一要药。”余师其意，于破格人参四逆汤中重加山萸肉、生龙牡，更加活磁石、麝香，遂成破格救心汤方。方中尤以山萸肉一味，“大能收敛元气，固涩滑脱。收涩之中，兼具调畅之性。故又通利九窍，流通血脉。敛正气而不敛邪气。”（此点极为重要，为古今诸家本草未曾发现之特殊功效，可适应一切心衰病人，虚中夹瘀的特征，对冠心病尤为重要）。用之，可助附子固守已复之阳。挽五脏气血之脱失。而龙牡二药，为固肾摄精，收敛元气要药；活磁石吸纳上下，维系阴阳。麝香，急救醒神要药，开中有补。对一切脑危象（痰厥昏迷）有斩关夺门，辟秽开窍之功。《中药大辞典》载：“现代药理实验研究证实，小量麝香对中枢神经系统、呼吸、循环系统均有兴奋作用。对心衰、呼吸衰竭，血压下降，冠心病心绞痛发作，均有可靠疗效。”

破格救心汤增强了古代四逆汤类方回阳救逆的功效。破格重用附子、山萸肉后，使本方发生质变。麝香、龙牡、磁石的增入，更使本方具备了扶正固脱，活血化瘀，开窍醒脑，复苏高级神经功能，救治呼吸循环衰竭，纠正全身衰竭状态，起死回生的神奇功效。

## 2 本方功效与主治

本方可挽垂绝之阳，救暴脱之阴。凡内、外、妇、儿各科危重急症，或大吐大泻，或吐衄便血，妇女血崩，或外感寒湿，大汗不止，或久病气血耗伤殆尽……导致阴竭阳亡，元气暴脱，心衰休克，生命垂危（一切心源性、中毒性、失血性休克及急症导致循环衰竭）。症见冷汗淋漓，四肢冰冷，面色晄白或萎黄、灰败，唇、舌、指甲青紫，口鼻气冷，喘息抬肩，口开目闭，二便失禁，神识昏糊，气息奄奄。脉象沉微迟弱，1分钟50次以下；或散乱如丝，雀啄屋漏，或脉如潮涌壶沸，数急无伦，一分钟120~240次以上。以及古代医籍所载心、肝、脾、肺、肾五脏绝症，七怪脉绝脉等必死之症；现代医学放弃抢救的垂死病人。凡心跳未停，一息尚存者，急投本方，1小时起死回生，3小时脱离险境，一昼夜转危为安。

### 3 临床应用举隅

应用本方，要严格遵循中医学辨证论治法则，胆大心细，谨守病机，准确判断病势。脉证合参，诸症若见一端，即宜急服。凡亡阳竭阴之端倪初露，隐性心衰的典型症状出一（如动则喘急、胸闷、常于睡中憋醒，畏寒肢冷，时时思睡，夜尿多，及无痛性心肌梗塞，倦怠乏力，胸憋自汗等），急投本方平剂；亡阳竭阴之格局已成，急投本方中剂；垂死状态，急投本方大剂。服药方法，急症急治，不分昼夜，按时连服，以保证血药浓度，有效挽救病人生命。极重症24小时连服3剂。

#### 3.1 肺心病心衰、呼吸衰竭合并脑危象

灵石教育局老干部闫祖亮，男、60岁。1995年3月24日凌晨4时病危邀诊。诊见患者昏迷不醒，吸氧。面如死灰，唇、指、舌色青紫，头汗如油，痰声辘辘，口鼻气冷，手冷过肘，足冷过膝，双下肢烂肿如泥，二便失禁，测不到血压，气息奄奄。询知患阻塞性肺气肿、肺心病代偿期已达10年。本次发病1周，县医院内科诊为“肺心病心衰，呼吸衰竭合并脑危象”，已属弥留之际。切脉散乱如雀啄屋漏，移时一动。前人谓，凡病情危重，寸口脉难凭，乃按其下三部趺阳、太溪、太冲三脉，尚属细弱可辨。此证子时濒危未死，子时后阴极阳生，已有一线生机。至凌晨4时，十二经营卫运行肺经当令，本经自旺。病情既未恶化，便是生机未绝，遂投破格救心汤大剂，以挽垂绝之阳而固脱。加三生饮豁痰，麝香辟秽开窍醒脑而救呼吸衰竭。附子150g，干姜、炙甘草各60g，高丽参30g（另炖浓汁兑服），生半夏30g，生南星、菖蒲各10g，净山萸肉120g，生龙牡粉、粗活磁石粉各30g，麝香0.5g（分冲），鲜生姜30g，大枣10枚，姜汁1小盅（兑入）。病情危急，上药加开水1500ml，武火急煎，随煎随灌，不分昼夜，频频喂服。3月25日6时二诊：得悉于半日一夜内服完上方1剂。子时过后汗敛喘定，厥冷退至肘膝以下，手足仍冰冷。面色由灰败转为萎黄，紫绀少退，痰鸣大减。呼之可睁眼，神识仍未清。六脉迟细弱代，48次/分，已无雀啄、屋漏之象。回生有望，嘱原方附子加足200g，余药不变，日夜连服3剂。3月26日三诊：患者已醒，唯气息微弱，声如蚊蚋，四肢回温，可以平卧，知饥索食。脉沉迟细，58次/分，已无代象。多年来喉间痰鸣消失。其妻告知，昨夜尿湿大半张床褥，腿已不肿。正是大剂量附子破阴回阳之效。真阳一旺，阴霾自消。病已脱



险，元气未复。续给原方3剂，去生半夏、生南星、菖蒲、麝香。附子减为150g。加肾四味（枸杞子、菟丝子、盐补骨脂、仙灵脾）各30g温养肝肾精气以固脱。每日1剂，煎分3次服。3月30日四诊：诸症均退，食纳渐佳，已能拄杖散步。计前后四诊，历时5天，共用附子1200g，山萸肉840g，九死一生垂危大症，终于得救。方中生半夏为降逆化痰要药，用时以温水淘洗3次，加等量鲜生姜佐之，既解其毒，又加强疗效。

### 3.2 肺心病心衰合并脑危象、急性肾功能衰竭

灵石药材公司王桂梅之母，62岁。1979年2月4日，县医院诊为“肺心病心衰并发脑危象，急性肾功能衰竭”，病危出院准备后事。诊见患者深昏迷，痰声拽锯，颈脉动甚，腹胀如鼓，脐凸胸平，下肢烂肿如泥。唇、舌、指甲青紫，苔白厚腻。六脉散乱。摸其下三部则沉实有力。询知患痰喘31年，此次因外感风寒，引发暴喘。住院7日，始终无汗，已2日无尿。视其唇指青紫，心衰之端倪已露。寒饮久伏于中，复感外寒，阴寒充斥内外，蔽阻神明。拟破格救心汤平剂与小青龙汤合方化裁，温里寒、开表闭、涤痰醒神为治：附子30g，麻黄、桂枝、赤芍、干姜、细辛、五味子、菖蒲、郁金、葶苈子（包）、红参、炙甘草各10g，生半夏、茯苓各30g，麝香0.3g（冲），青竹沥60g（兑入），姜汁1小盅（兑入），鲜生姜10大片，大枣10枚，1剂。2月5日二诊：服后得汗，大便1次，随即苏醒。小便甚多，一日夜3000ml。腹部及下肢肿胀，可消七八，足背出现皱纹，脐凸亦消。嘱原方再进1剂。后数日遇于街头，已全好。

按：破格救心汤是回阳固脱，起死回生之剂。临床应用，见机即投，不可犹疑。本病变虽无“四逆”见证，但阴水泛滥，唇甲青紫等亡阳先兆已露，一经投用，覆杯得救。若等到“诸症悉具，险象全生”，则医者焦头烂额，患者生死难测。又，本证之重度心衰水肿，及肾衰无尿，能于一日之间，十去其八，出乎意料。事后揣摩，除本方温阳消阴，蒸动膀胱气化，茯苓利水之外，得力于麻黄一味，发汗解表，开提肺气。肺为水之上源，主通调水道，下输膀胱。今寒邪闭肺，水道不通，故聚水成肿。肺气开则水道通，水肿迅速消退。此后曾遇多例慢性肾炎水肿及顽固性心衰水肿病例，追根寻源，均有外感寒邪久伏病史，于对症方内加麻黄一味，提壶揭盖，开宣肺闭，尿量迅速增多而愈。

### 3.3 风心病心衰垂危

灵石土产公司书记吴云凯，55岁。患风湿性心脏病12年，顽固性心衰5年，心功三级。近5年大部时间在医院度过。1977年6月23日，患者在城关医院住院治疗月余。病情加重，急性心衰合并室颤，心率212次/分，已发病危，家属要求中医会诊。9时30分，诊见患者目暗无神，面如死灰，头汗如油，神识昏糊，喘不能言，气息奄奄，小便自遗。唇、舌、指甲青紫，口鼻气冷，全身冰冷，仅胸部微温。腹胀如鼓，下肢烂肿如泥，吸氧，测不到血压，寸口部脉如游丝。五脏绝症已见其三，元阳垂绝，危在顷刻。所幸下三部太溪根脉微弱可辨，是为一线生机。遂投大剂破格救心汤，重用附子200g，加沉香粉3g（冲），油桂3g（冲），云苓、泽泻各30g，以纳气归肾利水消肿。武火急煎，边煎边灌。10时许开始服药，一刻钟后阳回厥退，汗敛喘定。11时30分，知饥索食，心率100次/分，脱险。嘱原方再取3剂，3小时1次，昼夜连服。24日下午4时，水肿消退，心率82次/分，己能拄杖出游。计前后31小时，服附子800g，山萸肉500g，古今目为必死之症，竟获治愈。

### 3.4 冠心病心绞痛发作或急性心梗

属中医学“真心痛”范畴，《内经》有“早发夕死”的记述。病势凶险，危在顷刻，当分秒必争，针药并施。先冲服净麝香0.5g，冰片0.05g，含化速效救心丸5粒，苏合香丸1粒。毫针重刺素髻，左中冲，于左内关行提插捻转，约5分钟，痛止。为辨证施救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曾治灵石农牧局长查富保60岁，1982年正月初六急诊，经县医院确认为冠心病月余。14时心绞痛发作，含化硝酸甘油片，可缓解半小时。18时许，绞痛再发，含剂及亚硝酸异戊酯吸入无效。内科会诊拟诊急性心梗，建议急送省级医院抢救。因时间紧迫，寻车不易，乃邀余诊视。见患者面青惨，唇、甲青紫，大汗而喘，肢冷、神情恐怖，脉大无伦120次/分，舌边尖瘀斑成条成片，舌苔灰腻厚。急予上法针药并施，约10分钟痛止。患者高年，肾阳久亏于下，春节劳倦内伤，又过食肥甘，致痰浊瘀血、阻塞胸膈，真心痛重症。且亡阳厥脱诸症毕见，遂投破格救心汤大剂变方：

**附子150g，高丽参、五灵脂各15g，瓜蒌酒泡30g，薤白15g，丹参45g，檀香、降香、砂仁各10g，山萸肉90g，龙骨、牡蛎、活磁石、**

郁金、桂枝尖、桃仁、五灵脂、细辛各15g，莱菔子30g（生炒各半），炙草60g，麝香0.5g，三七粉10g（分冲）。2剂。

上方以参、附、龙、牡、磁石、山萸肉救阳敛阴固脱，红参、灵芝同用，益气化痰，溶解血凝。瓜蒌薤白白酒汤合莱菔子，开胸涤痰，消食降胃；丹参饮合郁金、桃仁、三七、麝香，辟秽开窍，化痰通络，细辛散寒定痛，桂枝引诸药直达心宫。加冷水2000ml，文火煮取600ml，3次分服，2小时1次，昼夜连服，余守护病榻，20时10分，服第一次药后一刻钟汗敛喘定，四肢回温，安然入睡。至正月初七上午6时，10小时内共服药2剂，用附子300g，诸症均退，舌上瘀斑退净。予以培元固本散一料治本（三七、琥珀、高丽参、胎盘、藏红花等），追访10年未发。余以上法加减进退，治心绞痛百余例，心梗及后遗症12例均愈。其中1例为心肌下壁梗死患者。说明培元固本散有活血化痰、推陈致新、修复重要脏器创伤的殊效。

### 3.5冠心病心衰并发频发室性早搏，纤颤休克

中央七二五台家属王桂梅，45岁，1998年11月27日，急性休克收住汾局医院内科。诊为“冠心病心衰并发频发室性早搏及纤颤”，经抢救1小时，病情无改善，其婿电话向余征询治法。询知患者心跳248次/分，心区剧痛，大汗不止而喘。病情凶险。遂电告破格救心汤大剂急煎令服，约服300ml，脱险。次日诊之，脉促134次/分，尿多不渴，舌红少苔，腰困如折，乃嘱原方加麦冬、五味子各15g，以救阴，一日连进2剂。第三日下午，早搏消失，84次/分，出院，令改用本方平剂3剂。每日1剂，以资巩固。追访1年未发。

## 4 结语

破格救心汤的创制，继承发扬了古圣先贤四逆汤类方救治心衰的成功经验，并师法近代中西医结合的先驱者张锡纯先生救治各类心衰休克的学术经验，大胆突破，破格重用附子、山萸肉。经40年反复临床验证，本方较之古代及现代同类方剂，更全面，更有效，更能顾及整体，纠正全身衰竭状态。在救治各类各型心衰垂危急症方面，不仅可以泛应曲当，救生死于顷刻，而且突破了古代医籍所载五脏绝症、绝脉等必死之症的禁区及现代医院放弃治疗的垂死病人。一经投用本方，多数可以起死回生。唯中药汤剂，煎煮费时，抢救急症，难免缓

不急，贻误病机。若能通过大量临床实验研究，筛选主药，改变剂型，静脉给药，则必将在此领域，取得重大突破。

# 《李可老中医急危重症疑难病经验专辑》“求书吧”



网友guozhikuan

太好了，强烈建议各位看一下



网友yinyu8801

还没货呀

什么时候这本书才到货呀，我急着要！



网友rx352

怎么还没有到货啊！！！！



匿名

世间少有之作品，有这样的医生，是中医之大幸



网友宋大夫

李可老中医急危重症疑难病经验专辑（图书）

为什么你们的书那么的少，两本书我都找了N次了，每当看到我的邮箱里面有通知的时候我就赶快上来买，可都是等我来的时候书已经没有了，就今天的这个李可老中医的我上来的时候还有可是交不了钱，等再上的时候就没了，难道你们就不能多准备几本吗？这样子让我很痛苦啊，我相信不只我是一个是这种感觉吧。



网友丁伟国

看了这些案例，深感中医的传神之作。

而在现在网络中反对中医，要求废除中医的声浪中，看了李老这本专辑，倍感中医需要不断的去传承和发扬。

该书中的案例，都被西医判为无法治疗，只有回去等死，通过李老的神来之笔，挽救了一个个濒临死亡的生命。这恰恰是中医所难能可贵的地方。

那些反对中医的斗士，只能代表了他们的无知者无畏的态度，真是一种悲哀。

强烈要求补货！

## 实用36条：李可经验语录

1.

中医有一句话俗语叫：气为血之帅。气和血的关系是什么？他们绝对不是半斤八两，气血平衡，这个血能不能够在血管里面运行畅通、流动、运转，把营养输送到五脏的各个部位，就靠气在推动它，领导它。假如没有气的领导，气弱了就会出血。

2.

当然这是比较清醒的例子，如果出现大出血，有生命危险了，古人有一个对付的方法“已亡之血难以骤生，未亡之气所当急固”，就是说要赶快恢复阳气的统帅作用，很快就完全止血了，病人就救活了。阴和阳的关系就是气和血的关系。

3.

牙龈出血怎么治？就是给他补气，比如用当归补血汤，只有两样药：黄芪与当归，当归是黄芪的一半。

4.

有一个女大学生，月经期间，她冲了一个冷水澡，吃了一大包冰块，气候特别热，晚上睡觉时候空调开得很大，结果从第二天开始，她就闭经了，月经没有了，停止了。而且肚子很痛，吃很多的止痛药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正好我来广州，她找我来看看这个病，我就跟她说，用温经散寒的方法，她很快就好了。

5.

有一位同志问，胆总管结石怎么治疗？这个东西没有现成的办法，这个要看病人本身是偏阴虚还是偏阳虚，是气虚还是其他方面的问题。你要拿药治一下，这个药叫大叶金钱草，每天用120克，熬成水喝就可以了；另外用鱼脑石，每天6克左右，碾成粉。如果这个病人非常的虚弱，一付药之内不能软化，那无疑肯定是阳虚，就把这个偏方加到四逆汤里面去用。

6.

人身上的湿气很重，一到夏天发一些很痒的小包。到夏天的时候阳气就发，再一个阳气外发的过程，体内积存的那些垃圾，由内向外发这是一个好事，你不要管它，如果你要想治就吃“桂附理中丸”。这是一个问题。再有一个问题就是夏天能不能用西洋参来代替洋参，完全不能。你在任何时候不要吃西洋参，有害无益。

7.

现在治肝炎，开始用清热解毒的方法，一段时间后，各项指标都达到正常，过后又会反弹。因为寒凉伤了病人阳气，将来康复起来更困难。什么是清热解毒？有热毒你才清解。中医课一开始就强调“天人合一”、“辨证论治”的观点。医生要辨证，阴病用阳药，就算不好，也没有大错。

8.

我治100多例抑郁症，基本就是四逆汤，逐日加附子量，到一定程度，出一身臭汗，就有说有笑了，这个很奇怪，而且得病的大部分是大学生，家庭比较困难，环境压力比较大。我还计划用这个方子，试用于运动神经元疾病（这是个顽症，这个东西不但外国人治不了，我们也治不了），这个方子加等量制马钱子粉，看看会不会对这个病起到一定的效果。

9.

人的头部啊，是阳气汇聚的地方，所以过去《内经》讲：头为诸阳之汇。阳气就汇合在这个地方。这个高血压，为什么长时间治疗不好呢，就是因为浊阴啊，（它）窃踞了这个阳气的位置了。清阳不升，浊阴不降，和过去讲所谓“肝阳上亢”什么的，不是一回事。

10.

血压为什么高？实际上就是机体有阻滞。机体是非常奥妙的，因为有阻滞，需要高的压力，才能够供养末端，这是个物理的道理。一般的药到不了末端。如果用西医的方法终身地服药，末端呢，又不断向机体发放指令，我这边不够吃了，赶快给我送吃的，这个指令始终存在，所以药要不停地用，你高一点儿我就给你压下来，使机体末端



始终处于缺血的状态。用了麻桂以后，出了一身的汗，这个病就好了。

11.

我们有好几千年就处在没有空调的状态下，生活得非常好。自从空调出现以后，阴寒之气，它频频进入体内。比如今天我马上从这里出去了，外边是一团火，然后进入有空调的环境，马上就发冷，感觉穿一件衣服都不够用。就这样反复地把寒气一层一层地压在体内，这样的话就造成很多病。

12.

再一个就是南方人的生活习惯问题。因为在南方的话几乎就只有夏天，没有什么春、秋、冬啊。由于空气热，特别喜欢吃生冷的东西，他们常年的生活习惯就是喝冷饮，喝冰镇过的汽水、果汁，冲冷水澡。或者在睡觉的时候空调开得很大，睡着以后就受病了。

为什么南方人没有一个热证？而且大部分是属于阴证、寒证、湿证？这些是主要原因。

13.

大城市中的人，起居节奏不太好，有些违反了我们的民族古代传下来的养生的要领、原则和方法。就是睡得非常晚。像什么过夜生活啊，整个生活都要集中在晚上十二点以后，一弄弄到天亮才睡觉。人和自然界是同一步调，当太阳落山以后，在10点钟以前就应该入睡，阴阳颠倒，人的生活就不能和大自然同步了啊！那个时间正是人们胆经开始造血、清除体内垃圾的这么一个时间。

14.

一个是错误的生活理念，错误的生活习惯；另一个就是南方搞中医的人啊，误以为他们处在南方，处在最热的地方，就应该补充一些凉的东西，其实是进一步伤害了阳气。现在的疾病总体情况都是这样，包括外国。我也看了好多外国人，都是这样。

所以我说这个阳虚的人十占八九，真正阴虚的百不见一。有些中医开方子的时候，思维也掉进了一个错误的圈子里，那就是滋阴降

火，结果越降越糟，雪上加霜。而我所见的这些病没有一例不需要扶阳的。

15.

阳气是先天肾气，后天脾胃之气结合在一起的混元一气！很难分清哪个是中气哪个是先气。肾气又称元阳，命门真火，生命的根基和原动力。阳气损伤的后果非常严重。一个就是健康人，他还没有感觉到自己有病，但是他脸色一般是一种苍白灰暗的，不是非常红润。我们在各个机关、团体，特别是在饭店，看到的工作人员，长期在那种环境下生活，很多小青年儿，他的那个脸色非常不好看，但是并没有发病。

16.

其实中医本来就有一整套的急救的方法。你说《伤寒论》是怎么来的，那就是在大型瘟疫当中总结的成功经验，什么情况下，用什么方法……这些都讲得非常清楚，但为啥后来中医能掌握这些方法的人很少了？就是从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帝国主义看中了这个大市场，要让他们的医药来占领这个市场。这是个大买卖，发大财的事儿啊。我说在这种境况下，中医的生命力就逐渐被消磨，最后……

17.

最好的中医教材是啥？不是统编的这套东西，而是有个北京光明中医函授大学，他们的教材都是吕炳奎主编的，是最接近传统中医的。那些个教材把中医的基本体系都贯穿下来了。

18.

中医绝对不会从什么动物实验中得出什么高招来，那完全是徒劳，完全没有用！活着的人，不但是和那些个小动物不同，而且一百个人有一百种模式。绝对不可能像西医的那种，研究一种药，大家都能吃，中医没有这个。

19.

所谓的古中医学其实都是汉朝以前的中医学。汉唐以后由于好些人误解里面的主要观点，所以中医就走向了歧路。近现代的、西化以后的中医，都有好多错误的看法。

20.

古人有个形象的比喻，脾胃如釜，就是把脾胃比作是灶台上的锅，肾气为釜底之火，肾气就是肾阳，就是锅下的火，锅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食物和水，火力不够，这个水和食物怎么样才能熟得了？所以到最关键的时候，要照顾锅底之火。保护少阴经的那个元阳，元气不要走散。

21.

那么中医复兴的路在什么地方？我说不是现代，而是2000年前的古代，不是西方，而是东方，中医的生命的灵魂是中华文化智慧的结晶，走《易经》与《内经》结合（而绝对不是中西医结合）。是《伤寒杂病论》，医圣张仲景创立六经辨证一整套的理法方药，统病于六经之内而囊括百法，是攻克世界医学难题的一把金钥匙！

22.

2004年在南宁的时候，刘力红带着好多研究生，都是每天起来，单纯尝附子。看看到底人体对附子的耐受有多大，究竟有什么反应，看看会不会像现在科学成分讲的附子有没有那么大的毒性。其中有很多同志在每天早上尝附子的过程中，就治了他好多病！我们这代人用附子都有亲身经历，我们的弟子都是首先自己去尝药。

23.

过去认为中医的治疗手段是“一针，二灸，三服药”，因为针灸那个东西，几乎不需要花钱，就能解决好多问题，高明的针灸大夫啊，他可以通治百病，只要他判断准确，扎上几支针，把上下、表里调一调，这个病就好了。而且针灸也是急救方面的重要手段，在这方面针灸比那些现代医学的治疗手段快得多。一旦你稳住，先让这个人有命，然后再服药，就能把他救回来。

24.

孙思邈自己中风以后啊，完全不能动，他就口述一个方子，让徒弟帮他磨成粉，做成“煮散”，什么叫煮散？就是一付中药，打成粉，分成若干个包，一天几包，放到水里边煮开了，然后连汤带药喝下去，那个叫“煮散”。这个比汤剂稍微慢一点，但是比那个丸剂又快。

孙思邈一天吃四服，吃了十天十夜，第十一天的时候他自己起床了，这证明“大小续命汤”在治疗中风范围这个病，那绝对是久经考验的。

25.

他们用镇肝息风的办法，没有治愈一例中风病人（笑），一个都没有。急性的他们也救不过来。你像我们主张治疗这个急性中风，昏迷不醒就是用生南星、生半夏、生附子……一大堆的剧毒药，现代医学研究认为可以毒死一百头牛这种东西啊，喝进去就好了。

26.

因为现在的药理学啊，主要就是西医的药理学，一味药要想使用，先得把这个药里面含有哪些化学成分，这个化学成分经过研究主要针对哪些病，要搞清楚，才能把它拿来用。中医现在用药也要考虑这个啊，你不考虑不行啊，药典就是法典，一旦超过药典的规定剂量了，那不是犯法吗？所以中医问题需要改动的太多了，那几乎就是一场革命！

27.

如果中国不很快成立一个能自主的中医部，大刀阔斧重新收拾中医这个烂摊子，那中医就没了救了，只能是一天不如一天。

28.

我们古代的中医，为什么妙手回春？起死回生？为什么古代中医大病小病都看，而且最擅长治疗急症？这是由于历史上原因发生断层，没有传承下来，我是很偶然机会误打误撞碰出来的，经过实践，证明这些方法稳妥可靠。而且2005年以后凡是大剂量长期服用附子的病人，我让他们每个月做生化检查，看看有没有肝肾损害。检查结果全部没有，而且长期的血尿、尿蛋白，经过长期温阳，这些东西都没有了。

29.

整个对中医的认识是被割裂了，这是体制方面的最大弊病，就是全盘西化——外国人怎么做了我们也怎么做，可是外国人做那是西医的东西啊，你把它框在中医身上那完全不适用啊！我们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去向短短几百年的西方国家靠拢。如果他是真理，那当然我们可

以靠拢，他完全是右的东西，我们还非要框到他们的框子里，去研究我们的中医，实际上这个路子的最后结果就是消灭中医，只能是这么一个结果。

30.

民间可能还有坚持中医的人，就是从这个正规大学里面，系统培养出来的一代人，不敢期待喽。

因为现在完全是按照西方的模式来办中医学校啊，理论和临床都分开——讲课的就是教授，哇啦哇啦，讲就行了，你给他个病人他也不会看；临床呢，又是另外一套。

西医是这样教育的，但是中医用这个方法那绝对失败！

31.

我觉得现在我们国家不管南方、北方，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都可以用“四逆汤”作为保健的东西，《伤寒论》里面，最能够对阳气提供帮助的就是“四逆汤”，少量的长期服用，这样可以消除你长期积累的“六淫外邪”，以及内生的一些个寒邪；可以调整你的元阳，使其不受损伤；可以延年益寿。而且这个方子花不了几个钱。

32.

尤其像一些阳虚引起的症状性高血压，都可以吃金匮肾气丸，有一段时间就过来了。

有那么一个阶段，是邪正相争，你不要老查血压，要问她有什么感觉。很多现在认为的不治之症啊，其实都可以治好，像高血压这一类，以及糖尿病和糖尿病引发的肾病、冠心病，其实一回事。

33.

就是因为阳气不够啊，阳气应该周流全身啊，通过阳气的升降，来调节人体，使人的整体不受侵犯。这就是“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所谓的正气啊，就是浑元之气啊，就是脾气和肾气加起来那个元阳，你把阳气保护好就啥病也没有了。

34.

现在把脉一般都是个样儿，看上去是看脉呢，其实脑袋不知道想啥呢。然后他问你，你怎么回事，你说了半天，他把那个脉早忘记了是啥脉了。所以判断脉的时候啊，要读那个彭子益脉法，很有特殊启发作用。他那个方法特殊，病人坐在对面，两个手平放，这六部脉，心、肝、肾、肺、脾、命门，哪一路脉独特，就是那个地方有病。

35.

有一个将军去找梁秀清看病，其实也不是看病，本来是计划砸他那个牌子。这个将军进去以后，这个梁秀清一般不许病人讲话，他就看脉，看了半天以后啊，他说你这个背部太阳经第几个穴位那个部位啊，有一个异常的东西，不是你本来应该有的，这个将军就惊呆了，说我那是个弹片，正好在那个肺和心的中间。

36.

人体的脉象啊，一天二十四小时有一个循行的路线，循行到哪一个部位不通的时候，他那个脉象就会出现很突然的变化，他就能抓住那个东西，就给你断定了，告诉你，你哪个地方有病。这个方法失传了，没有人能知道。



题词以明志

丛书策划 赵中月

责任编辑 沈 生

封面摄影 中 月

平面设计 孙 菁

插图绘制 温 婷

zhzyl@126.com





### 网友“求书吧”

〈李可老中医急危重症疑难病经验专辑〉

太好了 强烈建议各位看一下 还没货呀  
什么时候这本书才到货呀 我急着要

世间少有之作品 有这样的医生 是中医之大幸  
看了这些案例 深感中医的传神之作  
而在网络中反对中医 要求废除中医的声浪中  
看了李老这本专辑 倍感中医需要不断的去传承和发扬

该书中的案例 都被西医判为无法治疗 只有回去等死  
通过李老的神来之笔 挽救了一个个濒临死亡的生命  
这恰恰是中医所难能可贵的地方  
强烈要求补货

ISBN 978-7-80231-403-0



9 787802 314030 >

定价：26.00 元





# zlibrary

*Your gateway to knowledge and culture. Accessible for everyone.*



[z-library.se](http://z-library.se)

[singlelogin.re](http://singlelogin.re)

[go-to-zlibrary.se](http://go-to-zlibrary.se)

[single-login.ru](http://single-login.ru)



[Official Telegram channel](#)



[Z-Access](#)



<https://wikipedia.org/wiki/Z-Library>